

樊南文集詳註

樊南文集詳註序

余年十八九時好讀李義山集其詩則吳江朱長孺本也其文則
崑山徐藝初本也孟子稱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論其世義山之爲
人史稱其放利偷合詭薄無行朱氏論之詳矣雖渙邱之公或以
爲褒譽之過然以背令狐而卽濮陽爲偷合則彼背公私黨不顧
是非者翻得稱志節乎朱氏之言未必非平情之論也且文與行
雖爲兩途能文之士未必無遺行而學者表彰前哲尊其文必先
推其行其有負俗之累取譏當時尤當揣其時局或出於不得已
之情迫於無可奈何之勢而白之於衆惡之中使其行顯而文益
光況義山名不掛朝籍徒以取憎於僉險之令狐絢遂使終身抑
鬱不得志以死此千古才人所爲讀九日尊前之句而歛歔泣下

者也何忍吹毛索瘢助之呵詆以申令狐之憤而揚太牢之謫哉
朱氏縱有過情要爲善善湛園翻駁吾無取諸善乎孟亭馮侍御
之言曰義山蹤迹名位絕無與黨局卽絢惡其背恩僅一家私事
不必各徇偏見妄分牛李真可謂義山知己矣夫黨局不係乎名
位東漢鈞黨太學諸生猶得持之若義山僕僕書記不過饑驅餬
口耳其慙憂世變不忘忠愛見於詩歌者往往託爲神仙兒女隱
約不可深解之辭未嘗抵掌軒渠高論國是與昔之月旦品題臧
否人倫者異矣義山誠何心於黨事哉侍御雅好李集取朱氏徐
氏及凡諸家之爲箋疏者盡挾其疎誤而訂正之別立年譜一以
祭姊文爲主而定其生卒之歲生卒既定中間出處事實粲然就
班隱語寓言均可參悟於今乃見李生真面目矣書成命其文集

曰樊南文集詳註屬予序昔杜預爲左傳釋例尙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其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侍御養疾邱園寄情墳典聊資傳釋以代草元豈特玉溪功臣卽以爲孟亭文集也可爰釋其緒論以應之其詩註大司寇香樹師別有序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長至茶山同學弟錢維城序

樊南文集詳註發凡四條

李義山詩集三卷唐宋史志無異辭也文集則義山自編樊南甲集乙集各二十卷體皆四六故新唐書藝文志更有賦一卷文一卷宋史藝文志於甲乙集四十卷外更云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閱時漸久數乃大增何歟迄於今集本竟不可得不知海內藏書家猶有之否吳江朱長孺從文苑英華文粹而彙輯之偶漏狀之一體玉峰徐章仲補之又因顧俠君得全蜀藝文志中劍州重陽亭銘一首而志中更有書一首余又爲補采余抱病里居無由博搜羣籍徐湛園曰幼曾於閩中徐興公書目見有義山文集今玉峰箋本得之林吉人不知卽興公架上者否愚亦未遑遠訪也周必大之跋英華有曰修書官於權德輿李商隱輩或全卷收入是

又若所取之過多者然準之史志甚悞寥寥卽甲乙集中所自負之作已竟逸矣徐氏刊本名李義山文集余以四六尙居十之八改標樊南文集稍見當時手編之遺意

徐氏刊本註則章仲炯爲之箋則其兄藝初樹穀爲之用心交勤矣此外未見有他註本宋王楙野客叢書有劉鏞註樊南序之名

錯真宗咸平二年擢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監紙副使與楊文公同時而談苑及他書有作徐錯者不知所自一事當以博學之楚金乃有此耶愚以爲當屬劉鏞傳述岐舛

耳今無可訪求矣徐氏註頗詳但冗贅訛舛之處迭出余爲之刪

補辨正改訂者過半至原箋創始誠難而疎略太甚余徧繙兩書通鑑以知人論世之法爲披霧掃塵之舉或直而証之或曲而悟之或錯綜左右而交成之或貫穿前後而會印之用使事盡詳明文尤精確其無可徵定者狀一啟六祭文一及無多雜著已

耳樊南生有知或不訶其多事也乎

徐刊本分類而仍凌亂余既訂定年譜並列詩文故得於分類之中各寓校年之次偶有不可編者附之各體之末

自來註家每曰所釋故事必求其祖究之孰副所言哉況事有古人已用而後人用其所用者豈數典必出於開山成章盡由於鑿空歟余所改註斷不違乎作者之意焉耳乃知其援引精切揮灑縱橫思若有神文不加點徐庾而下趙宋以來誰復與之抗衡藝苑哉其弗關輕重未盡剖覈者病夫之心液腹笥不足以完之也未解者數條請俟之博物君子

桐鄉馮浩孟亭甫書

樊南文集詳註目錄

卷一

表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爲安平公謝除充海觀察使表

爲安平公充州謝上表

代安平公遺表

代彭陽公遺表

爲令狐博士緒補闕綯謝宣祭表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爲濮陽公陳情表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爲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

爲汝南公賀彗星不見復正殿表

爲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爲王侍御權謝宣帛并賻贈表

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爲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徐氏刊本有誤收
二表今考正去之

卷二

狀

爲大夫安平公華州進賀皇躬痊復物狀

爲安平公充州奏杜勝等四人充判官狀

爲安平公赴充海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爲安平公謝端午賜物狀

爲濮陽公涇原謝冬衣狀

爲楊贊善奏請東都洒掃狀

爲侍郎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

爲渤海公舉人自代狀

爲渤海公謝罰俸狀

爲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爲濮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

爲鹽州刺史奏舉李季判官狀

爲懷州刺史舉人自代狀

爲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爲中丞滎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勅設狀

爲滎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爲滎陽公赴桂州在道進賀端午銀狀

爲滎陽公端午謝賜物狀

爲滎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

爲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爲滎陽公進賀冬銀等狀

爲滎陽公進賀正銀狀

爲滎陽公謝賜冬衣狀

爲滎陽公奏請不敘錄將士狀

爲閑廩使奏判官韓勵改名狀

卷三

啟

爲韓同年

贈

上河陽李大夫啟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啟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啟

爲白從事上陳許李尙書啟

爲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啟

爲絳郡公上史館李相公啟

爲絳郡公上崔相公啟

爲絳郡公上李相公啟

獻侍郎鉅鹿公啟

爲桂州盧副使職謝聘錢啟

賀相國汝南公啟

獻相國京兆公啟

謝座主魏相公啟

謝宗卿啟

爲山南薛從事

傑遜

謝辟啟

爲舉人獻韓郎中

琮啟

爲同州任侍御上崔相國啟

卷四

啟

上兵部相公啟

上尙書范陽公啟三首

獻河東公啟二首

爲東川崔從事

福

謝辟并聘錢啟二首

爲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啟一首

爲柳珪謝京兆公啟三首

上河東公啟

謝河東公和詩啟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啟

爲某先輩集賢相公啟

上河東公啟二首

爲崔從事福寄尙書彭城公啟

爲同州張評事潛謝辟并聘錢啟一首

爲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啟

上時相啟

端午日上所知劍啟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啟

卷五

祝文

爲安平公兗州祭城隍神文

爲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爲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賽城隍神文

爲中丞滎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賽舜廟文

賽越王神文

賽北源神文

賽曾山蘇山神文

賽白石神文

賽龍蟠山神文

賽陽朔縣名山文

賽海陽神文

賽堯山廟文

賽古欖神文

祭蘭麻神文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賽靈川縣城隍神文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卷六

祭文

代李元爲崔京兆祭蕭侍郎文

奠相國令狐公文

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祭張書記文

爲李郎中祭舅竇端州文

爲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祭徐姊夫文

祭徐氏姊文

祭處士房叔父文

祭小姪女寄寄文

祭裴氏姊文

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爲鄭從事妻李氏祭從父文

爲裴懿無私祭薛郎中哀文

爲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祭呂商州文

祭長安楊郎中文

爲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

祭韓氏老姑文

卷七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附錄前篇改本

樊南甲集序

樊南乙集序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卷八

書

別令狐拾遺書

上崔華州書

與陶進士書

爲濮陽公與劉稹書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箴

太倉箴

傳

李賀小傳

碑銘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劍州重陽亭銘

賦

蝨賦

蝸賦

雜記

雲子史精華采象江太守董六石劉文冰杜雪車詩作李商隱義山雜記故張遵之

象江太守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逸句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一

（隱義山自序文稱樊南生也史記樊噲傳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

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元和郡縣志曰樊川一名後寬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蓋其地當京城之南唐人居城南者甚多而樊南之字如張禮遊城南記云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地志諸書亦屢見也義山未第之前往來京師文名已著及開成中移家關中必居樊南之地故以自稱文所云十年京師寒且餓樊南窮凍人或知之而詩有云白閑自雲深又迴望秦川樹如薺齊指京郊所居景物言之無疑也或謂懷州河內縣本漢野王縣左傳杜註曰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似義山仍從懷州取義必不然也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受業朱天鎬周望參校

表

代宰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文苑英華原注文宗新書宰相世系表崔戎出博陵安平大房封安

平縣公舊書傳崔戎字可大歷官至給事中改華州刺史舊書紀文宗太和七年閏七月以給事中崔戎為華州刺史十二月聖體不康八年正月聖體痊平御太和殿見內臣御紫宸殿見羣臣舊書志華州上輔在京師東一百八十里舊唐制封爵每以其郡望被之故稱某公者既封則稱所封未封則稱郡望亦有以其現居之官稱之不出此三者舊書志下之達上其制有六曰表狀箋啟辭牒表上天子其近臣亦為狀箋啟上皇太子

然於其長亦為之公文
皆曰牒庶人言曰辭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舊書紀代宗大歷十二年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為進奏院樞華

州刺史職同京牧京尹領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凡節度觀察防禦等使皆有進奏院

等新書宰相表太和七年七月向書右僕射王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見聖躬訖社稷殊祥生靈大慶臣

忝分朝寄四奉國恩舊書德宗入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遷諫議大夫拜給事中故曰四奉國恩無任抃舞踴

躍之至列述一里老幼喜躍并無藩岳藉田賦親者莫不抃舞于康衢臣聞天普覆也應運而健若龍行

易天行健又時乘六龍以御天日至明焉有時而氣如虹貫禮記君子此德於玉氣如白虹天也戰國策白虹貫日伏

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迹邁至明思宗社父苑英華作社稷集作宗社凡曰集作皆英華本云之

靈惟德是輔舊書天無親惟德是輔念蒸黎之廣以位為憂漢書董仲舒傳堯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

也求衣未明漢書鄒陽傳孝文皇帝據關人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謝朓詩當今日晨求衣未明觀書之夜北堂書鈔引東觀漢記茲

者甲夜讀書乙夜講經通鑑唐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壽域既勤於躋俗漢書王吉傳政一

之大庭微闕於怡神列王黃帝憂天下之不治昏然五情爽惑退而閑居大庭

國神遊而已黃帝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

既寤怡然自得左傳申豐曰古者是以自北陸送寒口在北陸而藏冰暨停禹會左傳禹合諸

王帛者及東郊迎氣禮記立春之日天爰復堯咨帝曰咨四海方來百辟咸

在六幽雷動班固典引光被六幽注曰萬壽山呼漢書武帝紀親登嵩高御

呼萬歲者三惟臣獨以一麾五君詠阮始平詩云展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乃指麾

之麾謂山濤薦成爲吏部郎帝不用荀勗一擠遂出守始平延年被擠以此自托耳自

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之句始謬用遂成故實一老堂詩話後人誤用一麾出守

事以爲起於杜牧之杜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徐

炯曰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

可謂建麾之誤自牧之始則不可據古今注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

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蓋麾者旌旗之屬軍禮必用麾周禮巾車大麾

以田左傳樂鉞見子重之旌曰子重之麾也凡後之言麾下者皆謂大將軍之旗也列

也犬馬之微誠空

一作徒

切

更記三王世家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臣竊不勝犬馬心曾植上責躬詩序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鴻之舊列難階

後漢書蔡邕傳鴻漸盈階

鴻漸盈階

提郡印而通

宵九驚

後漢書蘇不韋傳李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從

對使符而一食三起

官氏春秋禹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說苑齊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一食之間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記對魯君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

刑今幸已俗臻殷富

一作富

年比順成

禮記八蜡以記四方

伏惟稍簡

萬幾

一日二日萬幾

以迎百福託燮調於彼相責綏撫於列藩承九廟之

降祥

魏書紀開元十年增置京師太廟為九室又太和八年正月修太廟徧告九室遷神主便殿二月以聖躬痊復赦繫囚放通賊移流人五月修太廟畢徧告神

主復正殿書作善降之百祥

副兆人之允望臣某不勝悽悽慊慊之至謹差某奉

表陳賀以聞

為安平公謝除充海觀察使表

舊書紀太和八年三月以崔戎為充海觀察使地理志至德之後中

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充海節度使治兖州管兗海沂密四州新

書方鎮表太和八年
廢節度為觀察使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王士

一作仕

岌至奉宣恩旨

藩鎮授爵加封賜物皆遣中使將命備見

唐書改授臣某官并賜臣前件告身一通者寵命天臨恩光春煦兢

惶無措抃蹈失容臣某

中謝文選注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臣幸逢

昭代本自諸生文以飾身學實為己寧韞玉而待賈竊運甓

一作甓

以私勞

晉書陶侃傳侃在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夕運百甓於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

春闈

一作闈

再中於明

經為舉人詠詞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待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又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受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客時務策三道亦為四等

天官一昇於判第

天官家室舊書傳或調判入等新書選舉志文選吏部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德行

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集而試觀其書

判試而銓察其身言餘而注詢其便利而提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厭者為申上于僕

射以至於奏聞受行

階級甚薄

登階拾級見曲禮後漢書邊讓傳階級名位亦宜超然

際會則多芸閣

館書面參魏略云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劉向別錄離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離舊書傳授太子校書

藍田集作作吏舊書志京兆府藍田縣舊書傳授藍田主簿中間因依知己契濶從軍契濶傳

日契濶勤苦也舊書傳授藍田主簿為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叛度請我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授文苑英華有授羅戎等西川判官制則戎又曾在西川幕史故言

藩鎮名公其後超屬憲司舊書傳授人為驟登郎署史記馮唐為中郎署長文

署也舊書傳授署吏部郎中埋輪而出高慙一作八使之威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遣

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起

草以居遠謝三臺之妙應劭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書夜更直五日於

之三臺後漢書蔡邕傳二日之中周歷三臺後漢書蔡邕傳二日之中周歷三臺而

人號為一臺二妙徐陵序每舍香而自嘆漢官儀尚書郎懷香常襪被而待

行一作命非舊書魏舒為尚書郎或有非其人伏惟皇帝陛下陶鈞庶彙漢

鄒陽傳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亭毒萬方老子亭之

圖轉音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餘詳為李貽孫啟

蠟之王弼曰亭謂品
其形毒謂成其質

憂心
位一

作

同表見

上

好諫者

七
門
縣

治天下以五聲
鐘鼓鐸磬而置

人以優者擊劣語寡人以獄訟者揮輶此之謂五聲淮南子宋句作有獄訟者揮輶餘人以優者擊劣語寡人以獄訟者揮輶此之謂五聲淮南子宋句作有獄訟者揮輶餘

東掖垣內封章何有於日聞

漢書述正殿門之旁有東西掖門如人臂掖故名新書百官志門下省給事中四人凡百

官秦欽侍中既密則駁正違失詔勅不便者總宣而奏選謂之塗歸率終奏駁奏之目

舊唐紀高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樞給事中屬

門下省故曰東掖也西

青瑣門前列位徒參於夕拜漢書元后傳赤墀青瑣

掖東掖又稱左掖右掖

緩漢書志黃門侍郎掌

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

中外注日漢書卷之四

對門羊名曰夕

郎宮閤薄青瑣門在南宮衛雉注與都脫青瑣戶邊青縷也一日天子門內有眉格再
重裏書畫曰瓊儔書儔詳推波濤而鯤魚鯨鯢爲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翼若
給事中駁奏爲當時所稱

雲天之靈之佳於南冥也水擊

之運量可求

卷四

三千里擗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曷或止之乎一作宅之

只作仰謂更無升階也徐

鳥高翔時來儀主

對言耳耳者仰
烏叅佐戎

以茲發願事者號曰誓子

此其衣冠其威可

句讀所疑

六

建寧又陳賢傳

卷之三

望斷笑僂僂慢以爲優雅玩上下文義字是也

然虛受難處亦據非安

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五

通平建周見

上

金旌旗州里建康詩子子于旗在漢之都

麥蘭子自歸篇

德刺雪上

卷四

新刊

未遠

大戴禮孔子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關城不遙

詳上篇

虔奉國章驪免官謗

左傳敢辱高

豈意便升亞相之班

一作重

秩漢書表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制丞相

兼御史

復委大藩之廉問

史記始皇本紀吾使人廉問漢書高祖紀廉問有不如詔者以重論之

魚箋帝語舊

書德宗紀復陸魚書通鑑天寶八載注曰唐制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王畿之內左三治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外行用之程大昌演繁露曰唐制左魚之外又有勅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此魚箋即魚書也若唐國史補蜀

有魚子號而陸龜蒙皮日休有寄魚箋唱和詩非此所用

象軸神工

以象牙為軸拜受

而若捧千鈞伏讀而如聽九奏

史記趙世家簡子夢遊誠雖深於負荷千鈞天寶樂九奏萬舞

王傳其父析薪其十弗克負荷

戀實切於違離

況曲阜遺封

禮記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

七百車乘

導河舊壤

河既道

列九州之數

實濟河惟兗州周禮河東兗州其川河沛沛濟同帶五

岳之雄

謂泰山初季記五經通義曰泰山一曰岱宗為諸嶽之長

古為詩書俎豆之鄉

史記孔子世家常陳俎豆設禮賓客又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

今兼魚鹽兵革之

地史記齊世家太公修政便魚鹽之利管仲設輕重魚鹽之利

訓整合資於武幹

言書桓沖傳最淹識有武幹

拊循宜

屬於柔良

更記司馬續直傳身自捐循之滯南王傳封循百姓後漢書光武紀

伊孱微堪此委寄謹當冰霜勵志金石貫誠

後漢書王常傳帝指常曰輔

駕馬奮十駕之勤

荀子驥一日而千里

鉛刀淬一割之用

韓詩外傳陳

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班固答賓戲獨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後漢書班超傳上疏請兵曰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

即以今月二日

雪泣西拜

呂氏春秋吳起

星馳東下

遂京赴充

帝

一作京

城思入雖有

類於陳威

漢書陳威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時王音輔政信用

關外恥居安敢

同於楊僕

漢書元鼎三年徙兩谷關于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

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無任瞻天戀闕之至謹附中使某奉表陳謝以聞

為安平公兗州謝上表

徐曰凡除官到任謂之上上日修表謝恩謂之謝上上時掌切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望闕而雪

一作血

涕以辭戒途而星

奔不息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

據詩集安平公

當時集軍州官吏

等宣布皇風闡揚元造歡聲雷動喜

一作嘉

氣雲高臣某

中謝

臣本

由儒業獲廁朝榮

曹植表使名往史筆事列朝榮

粵自鳥臺

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

幕來號曰朝文鳥百帖御史大夫霜臺相臺鳥臺鳥府

至於青瑣

見上

累更近地皆奉休期用盡心

以青紳長憂福過

漢書趙主瑗字子玉善為書記歲銘瑗座右銘曰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漢書趙主瑗字子玉善為書記歲銘瑗座右銘曰慎

取知足而銘座敢傲時來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後漢書趙主瑗字子玉善為書記歲銘瑗座右銘曰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漢書趙主瑗字子玉善為書記歲銘瑗座右銘曰慎

城推心甸服

漢書五百里甸服此謂華州

俾之防遏兼使緝綏

防遏謂領防禦緝綏謂刺史

波詩維天有漢臨機謝平原內史表塵洗天波謗絕眾口

未移星瑄

月令冬是月也星瑄同于天瑄玉瑄即玉律詳後榮陽賀冬銀狀徐陵書修好徵兵

彌爾星瑄此言由守華至遷充海未周一歲

豈期非次忽致殊遷察俗雄藩分榮大憲地濱

河濟

見上

山奄颶蒙

詩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本孔里周封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

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後漢書明帝紀注孔子宅在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而泗餘見上篇

有堯祠舜澤

漢書地理志濟陰郡成陽

縣有堯冢靈臺厲黃電澤在西北水經注頓子河又左遷雷澤北其澤數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即舜所漁也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南

史羊侃傳嘗於兖州堯廟刻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九州之名數甚古三代之禮樂舊傳退省何

人合安茲地撫躬而沾一作背汗下更記陳丞相世遂右丞相勃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漢書王陵傳作汗出治背

仰恩而溢面一作淚流說文音目也况所部驍雄虞翻江表傳許貢表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素兼

節制漢書刑法志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為於當代便屬文臣此謂乍改節度為觀察畫武聚

營按舊書高祖紀皇祖諱虎故諱虎為武後漢書馬援傳畫虎不成反類狗晉書車胤傳清家貧不能得油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昔惟久事筆

硯後漢書班超為官備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佩韞戴鳥

三傳左執鞭弭右執弧矢按舊書帶誤後漢書志武冠軍環纓無絛以青系為經加雙弱尾豎左右為鵠冠云五宮左右虎黃羽林將監武騎皆鵠冠鵠者勇雉也其鵠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

士秦施安焉今寧能執干戈禮記檀弓魯人欲勿殤重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

可乎重幸臣前在華州日虔奉詔條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通作重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注曰漢官典職云刺

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克宣戎律易師出以律檢下而羊無九牧

列于楊朱見梁惠王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京欲西而西使堯章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劉向新序淳于髡曰三人共牧

樊南文集詳註卷一六

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鄒忌曰敬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後取義本此隋書楊
尙希上表言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宋王應麟玉海引古人有
言曰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亦不標明始何人也馭黯而犬用左牽者左牽之用令去任之時

大有遮留之請

北史唐永傳永爲北地太守還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此類史書頗多今以遮留字引此

盡三屬縣至萬餘人不放

卽途皆來臥轍

後漢書侯霸傳霸爲淮平大尹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

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相

號哭逆使者車或當道而臥

竟稽朝發

戰國策蘇魚朝發崑崙之墟遂致宵奔

後漢書循選合浦太守被徵當還更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循遣鄧攸爲吳郡太守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問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陶潛文外姻晨來良友宵奔新書傳時詔使尙在請於茲時亦

民泣請便請白天子句我還使評諾我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請於茲時亦

因前政冀漸令蘇息

後漢書朱浮傳疏曰保育生人使得蘇息

長使謐寧然後遠訪云亭

後漢書

知祀志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

高尋日

觀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備萬乘登封之所

漢書武帝紀上登封泰山

降坐設諸侯朝宿之儀

春秋公羊傳鄭伯使宛來歸耶那者何鄭爲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

焉父卿伯以璧假許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史記封禪書詔曰古者天子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邑其令諸侯各治邸盛禮獲覲微願斯畢過此以往不知所圖無任戴恩隕越之至左傳齊桓公曰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謝以聞

張平子東京賦虎夫戴鵲

代安平公遺表

舊書紀太和八年六月庚子充海觀察使崔戎卒

臣某言臣聞風葉露華榮落之姿何定夏朝冬日短長之數難移臣幸屬昌期謬登貴仕執華作位佐國有大功而無貴仕行年五十五歷官二十三念犬馬之常期死亦非天奈君親之厚施生以無酬是以時及含珠周禮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左傳王使桑叔歸含註曰珠玉曰含莊子儒以詩禮發家小儒曰詩固有之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命餘屬續續大記屬續以俟絕氣註曰續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心猶向闕手尚封章撫躬而氣息奄然李密陳情表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戀主而方寸亂矣蜀志先主為曹公所追破殺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方寸亂矣請從此別臣某中謝臣少而羈屑魏北史裴安祖曰京師遠遠憚於棲屑權德輿序李栖筠集曰伏思羈屑展敬無容棲屑羈屑皆言旅況徐刊本作羈縶

用左傳臣負疆綬從君巡於天下又行者長乃遭逢常將直道而行實以明

為蠶紵之僕以言少年行役意亦同也

經入仕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脫拾地芥耳南史賀琛字國寶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

貴王畿作吏非州縣一作之職徒勞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間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魏徒勞竟成名目如隋書劉炫傳曰數泰徒勞之職謂為州戶曹禮曹從事也北史序傳何為徒勞之任謂仲舉為洛州主簿也

侯國從知魏軍旅之事未學憲宗皇帝謂臣剛決剛決柔也擢

以憲司新書傳戒辟淮南李鄴府衛次公代鄴憲宗稱我故次公倚成於職戎為藩鎮名公交辟已見上表此云剛決憲司者指諭王承宗入為侍御史也

穆宗皇帝謂臣才能登之郎選史記平準書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漢書董仲舒傳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

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曹與密同道典魏時尚書郎有二十三人非復漢時職任皆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魏漢時之郎猶輕其後則謂尚書諸司郎也

泰霜威而無所摧拉王篤推拉皆注曰折也西京賦歷星紀集作叨而有

案次蹕後漢書明帝紀能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旋屬

皇帝陛下大明御宇至道承乾澄汰之初臣不居有過遷舊作趙擢

之際漢書金日磾傳頭即幼奏金欽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後以形近託選為趙也下句乃是趙字意臣獨出常倫高選掖垣

箴規未效入居瓊閣論駁無聞自去年秋來典河關兼臨甸服惟

當靜而阜俗清以純茲晉書劉毅傳官魏政無繩姦之防致豐稔豐稔豐年穰穰也宣帝即位用吏多選百姓安

幸逃譴作通責譴謂幸逃譴責也字以形似而訛或謂無以明職猶如負責無歸非也豈意陛下謂臣

奄有三縣舊書華州屬縣三鄭華陰下邽未稱其能謂臣出以一麾見上未足為貴

爰降綸綍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綍移之藩方錫以海隅與之岳鎮將吾

君之驍果萬計魏志傳文欽驍果驍健字習見使得總齊聯君君之牧伯三人魏外有州牧侯

伯侯兖州刺史觀察所自領餘三州各有刺史故云以居巡屬時雖相羨臣實深憂既辱聖恩果

遭鬼瞰陽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况臣素無微恙未及大年莊子小年不及大年方思高掛

一作饋魚謝承後漢書羊續好食生魚為南陽太守府丞侯儉貢鯉續受不然官

燭謝承後漢書巴祗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與客坐暗牖之中不然官燭成陛下比屋可封之化新語堯舜之人可比屋而

封策紂之人可比屋而誅尚書分陛下一夫不獲之憂書一夫不獲則志願

未伸大期俄迫大期生死大期也史記呂不韋傳至大期時忽自今月十日

夜一作忽暴染霍亂春秋考異郵襄公刺于荆士卒失時泥雨暑淫多霍亂之病并

兩脅氣注英華作瘧瘧疾廣韻古陰切病也王籍五圭切瘧疾皆非此義徐刊本作

合太平御覽醫針類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梁書徐擒因當時檢驗方書

感氣疾而卒周書蔡邕遂得氣疾氣疾固常語且與霍亂相合當時檢驗方書

扁鵲傳夏桑君乃悉取其禁方書並與扁鵲書藝文志醫經七家煎和藥物

盡心力以事君百計療理英華作治而一無痊除至十一日辰時一作至

轉加困劇漸不支持想彼孤魂漢書賈禹傳骸骨已游岱岳劉頌詩常恐

見故人張華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仙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念茲一一賢徒訪秦醫左傳晉侯疾秦伯

夢疾為一一賢子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對印執符漢書韓信

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對印執符漢書韓信

其印符碎心殞首季密腹情表人之到此命也如何戀深而乏力以言

泣盡而無血可繼說苑下蔡威公閉門而哭臣某誠哀誠戀頓首頓首

臣竄道三軍將士準前使李文悅例對書文宗紀太和六年七月以前靈武

附詳為感差監軍使元順通勾當穆史記懷其將兵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

州刺史狀之至帝則謂臣與順通雖近同王事已備見公才有公才而無公能假之

統臨必能和協陸傳卿伯曰寡人其國練觀察兩使事差都團練巡官

盧涇勾當訖臣亦授之方略示以規模伏惟聖明不至憂軫臣精

神危促言詞爽一作錯行當窮塵埋骨龜鼎無城賦莫不埋枯木容身

猶曰就木見虔義下鄰蟻蟻穴土故每以言葬埋息食祭使臣田單令人食

下漢陽遺表黃河兩曲爾雅河出崑崙謂之黃河九曲以達於海此謂自西京至充故

無下食長安幾千梁元帝賦平原如生入舊關望絕班超之言後漢書班超

曲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力封遺奏痛深來歎之辭後漢書來歙患自書

到酒泉部但願生入玉門關

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投筆抽刃而絕

迴望昭代不勝荒懷眷戀之至謹差某奉表代辭

以聞

代彭陽公遺表

舊書令狐楚傳楚字叔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榮之

元年檢校左僕射與元九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謚曰文楚未終前一日台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恩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祭曰漢地理志安定郡有彭陽縣匈奴傳遂至彭陽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其故城周封令狐熙之父御正中大夫襄公以此唐無彭陽郡其封楚蓋仍其先世之號耳竊北史令狐整及子熙皆封彭城縣公隋書於熙作彭陽熙少子德榮舊傳云賜爵彭城男而北史序傳稱彭陽公德榮也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為逆旅

莊子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古者垂訓謂死

為歸人

劉子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

苟得其終何恒于化

莊子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孥環泣之

子犁往問之曰

臣永惟際會獲遇

一作

昇平

漢書梅福傳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昇與升

此遊無恒化

通鑑書本傳定名商隱云即兼筆自書鍾鼎之勳莫彰

氏其勳銘于景鐘隨記

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下四字酌改矣

衛孔聖之州銘恒拜稽首日對揚以時之勤大命施于茲其鼎後漢書崔駰傳銘昆吾之治注曰蔡邕銘論曰昆尚作周太師其功銘于昆吾之鼎風露之姿

先靈雖無非一作大數亦有負清朝後漢書史弼傳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今則舉續陳

詞對棺忍死自日無分元夜何長劉琨時遺書在元夜淚兼血垂目與

魂一作斷臣某中謝臣早緣儒學得聞人曹亮紹家聲不虧士行

詞賦貢名於宗伯書檄應聘於諸侯東汎西浮謝朓東汎三南登

北走宋書隱逸傳宗炳好山水安遠遊西涉荆湘時惟一作倚馬世說桓宣武

從教費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裴倚人成薦雄漢書楊雄傳老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

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相如有名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

還奏獻以鳳藻家世素與童時已學屬文屬禮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

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名聲遠不從乃先奏聞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

往在桂林謝拱不預宴游之歸奉養李說嚴綬鄭德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為從

事自掌書記至判度支官歷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

之所為鄭德在鎮暴卒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請將環之

西掖承榮

調微拜右拾遺餘

得以言之無罪詩序言之者無罪

曲臺備位謂

太常博士漢書儒林傳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義文志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蒼為記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按太常掌禮儀故每云曲臺

麤明物有其容一作官修左傳靖淵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張平子東京賦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樂設虞宮懸金鐘設鼓路設樹羽幢幢於是備

物物有其容此處言修禮儀當作客不作官要殊類要令孤楚為太常博士時言曰自叔孫通以還若賈誼董仲舒公孫宏稀不以此進人以聖末祿寡為愧臣獨以為榮詳

曲臺之儀法於曲臺之儀法於允謂才難便叨郎選謂選禮部員外郎振衣華省楚謂新浴者必振衣潘岳秋興

歷履一作履名曹高步內庭光揚密命新書傳其為交於朕崇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稱

憲宗皇帝以臣行多餘力忠絕它腸漢書衛綰傳上以為廉忠實無進無

所因靜以有立過蒙顧問後漢書章帝紀朕思遲直深降優禮乃於同

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唐書憲宗紀元和九年十月以刑部員外郎令狐楚為殊恩既浹當

路相排旅闕未高謝眺贈沈約詩孤根已動晏子春秋魯昭公曰吾少之時

也痛其根而美其葉秋風至根且拔矣河潼為郡謂華盟津統師謂河陽以待援痿而念

秋風至根且拔矣

起漢書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廢人不志起首人不志視御聯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

草度進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意憲宗志在於寇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

中書舍人十三年四月出為華州刺史十月皇甫鎛作相以楚為河陽懷節度使憲皇

宗一作旁集作求輔相既一作記姓名果遺急徵漢書鮑昱傳急徵仍加

大用漢書魏相傳丙吉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卿為治行方且大用矣元祐十四

年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即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舊書

職官志文散官朝議大夫正五品下階凡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

參差不定楚為節度時將為相而所授散位如此裴中令讓官表亦云以臣為朝議

大夫守中書侍郎同戴君之力雖弱許國之誠在茲實有微衷可裨元

中書門下平章事化補植黃賜詩元祐十四年誅淮西吳元務活疲羸後漢書段

不散人方伏奏於鳳宸之前周禮掌次設皇邸注曰謂後板忽庀徒於鳥耘

畜疫之次左傳官比其司注曰庀具也任所頭陀寺聖正徒撰日各有司存帝王世紀萬

憲宗崩詔楚小吏抵罪吏記任安傳楚自北軍錢官邪臣結謀指之有名嘿

為山陵使不得訴空甘罪戾仰托聖明粗得生還幾臨死所左傳狼曠曰吾亦獲

楚何之是羊主一

廣州物議以楚因縛作相而漢裴度其怒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賄汴

事發出為宜欲觀察使楚亦奉山陵時親吏章正牧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價移為羨餘

十五萬貫上獻正牧等其後官移賓護徐刊本誤作督護通典太子賓客定置四

皆詠楚再貶衡州刺史則為上齒蓋取四年不謁於承華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賦詩振鐸承華注曰

象於四皓焉以仍在東都任改察廉廉唐人習用白居易詩俗阜知敦勸民安見察廉一日暨

故曰不謁任改察廉廉唐人習用白居易詩俗阜知敦勸民安見察廉一日暨

駟於分陝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欲舉而墜將安更危德長慶元年四月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一年十一月授陝魏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賴敬宗皇帝續

論奏上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賴敬宗皇帝續

乃不圖是思求舊振於洛宅保則至于洛下宅榮彼夷門更記信陵

晉通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自茲以來敢虛其遇周旋五經鎮守

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自茲以來敢虛其遇周旋五經鎮守

惟切分憂分主憂杜南詩漢二千石真分憂之類其多習書宣帝紀黃初五年天子

王維詩歸分漢主憂杜南詩漢二千石真分憂之類其多習書宣帝紀黃初五年天子

觀兵吳疆帝臨鎮武昌錄向書事帝固辭天子曰此非為榮乃分憂耳或謂分憂字始

此似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漢書孔光傳病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未然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漢書孔光傳病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未然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漢書孔光傳病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未然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漢書孔光傳病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未然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漢書孔光傳病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未然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漢書孔光傳病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校禮部尚書江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太和二年九月徵為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
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
度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七年六月人為吏部尚書九年六月轉太
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祿五經鎮守開河河南鎮宣武守東都
鎮六年守北都兩歸開庭調太和二年入為戶部尚書七年六月入為吏部尚書也

意未宣救過不暇漢書酷吏傳九卿伏思自長慶厥後開成之前凡幾

忝遷昇幾遭還斥若非不欺天地不負君親至於幾微尋合顯隕

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載仁極照臨既委銅鹽徐刊本誤作鹽鐵更記

銅鹽故百姓無貳又分端揆端揆皆史書習用語逮今控壓亦在重鎮傳李訓兆亂

聖與楚帝禁中商景制勅皆欲用為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汎士貢等不

悅故輔臣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開成元年以權在內官上疏乞

解使務其年四月光陛下之恩微臣何益益字微臣之節陛下知與

言及茲一作碎首殊晚漢書杜鄴傳為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為息素大夫

繆公感痛而周百里奚素以大公治此指然臣從心之年已至致政之禮宜遵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事尋欲拜章以求歸老伏以諸道節制頻歲更移其於送

迎例多積累漢書黃霸傳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後更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臣在此雖無一毫

侵損亦無纖介一作介誅求後漢書竇融傳皆以底裏上露長帑英華上有藏

甚厚晉書范甯傳倉儲有一一作可羨特緣行李左傳行李之往來其乏困註行李使人及一介行李又行埋

之命李理通用按凡使客者從者皆稱行李如舊書溫造傳臣聞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麗術弱道盛開饒從也此句亦指儀從供億之多費忍過

秋冬而江山之氣候難常蒲柳之蕭衰易見王應晉書顧悅之典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唐修自夏則膝脛無力入冬則集

又腸胃不調對冠冕而始訝儻來莊子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指墳墓而已知

息處禮記系何去墳墓也列王其墳墓如也墳如昨今月八日一作昨臣已

名男國子博士緒唐書緒以陰授官歷隨壽汝左補闕綯註別左武衛

兵曹參軍綸等綸世系表作緒示以殁期唐書字徐刊本作致史記馮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魏文帝典論云必至之常期

見後會昌一品遺之理命治命也歸治為理使內則雍和私室外則竭盡

公家兼約其送終所務遵儉一作務遵儉約漢書循吏傳各信臣還南陽太守

令葬送之制務從約儉此類事頗多勿為從俗由禮制從宜從俗漢書兩制勝因勅以權欽與

至慮居禮記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至十二日夜一作至某夜有僕夫告臣

云天星隕地雅堂正室洞照一庭臣即端坐俟時正辭無撓其子緒

綢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諡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

門秉筆者無擢高位當殺之有大星黃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

言已而終嗣子奉行遺旨諡國簿宜傳易名須準舊例臣之年亦極矣劉禹錫令

新書紀開成二年十一月丁丑有星隕於興元府署臣之年亦極矣孤公集紀

享年七十唐書七十一小異臣之榮亦足矣以祖以父皆蒙褒贈今從舊書

傳有弟有子竝列班行新書表楚弟從檢校膳部郎中舊書傳楚弟全腰領

以從前人續檀弓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帝豐晚以事先帝禮記禮運豐晚則

往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歸傳作委以傳作而此不自達誠為甚愚但以將掩泉扃原信銘移

推傳作

不得重辭雲陛

謝眺詩十載朝雲陛不

更一作

陳尸諫

家語史魚將卒命其子曰

吾不能進遂伯玉退鄉子環我死汝置屍廟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猶進瞽言

漢書谷永傳瞽言

諱雖叫呼而不能

作號叫

豈誠明之敢忘

去聲

伏惟皇帝陛下

伏惟傳

春

秋鼎盛

漢書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注曰鼎方也

華夏鏡清

淮南子鏡太清者視大明近固東都賦百

是修教化之初是

一作

復理安之始

安傳作

然自前年夏秋以來

舊

傳前年下有夏秋二字英華無之文意指甘露變後而曰夏秋者所以稍隱之也且訓注用事之時朝臣已多貶謫矣

貶謫者至多誅僂者

不少

新書傳時以甘露事誌之者衆

伏望普加鴻造

傳無秋字

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

雷存者霑濡以雨露

揚雄長楊賦莫不沾濡

自然五稼嘉熟

自然二字傳作使稼傳作穀嘉利木作皆今從

兆人樂康

屈原九歌君欣欣今樂康樂傳作安

用臣將盡之苦言

史記商君傳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用傳作納

慰

臣未蟄之幽魄

關尹子明魂為神幽魄為鬼以上二十八句楚所乘筆自

云云臣當道兵馬已差監軍使竇千乘勾當其節度畱務差行軍

司馬趙祝觀察國務差節度判官杜勝訖只為安有舊規模無新革

易必一作當輯睦左傳隨武子決無誼驚臣心雖澄定舊植七登氣已

危促辭多逾切鳴急更哀升屋而三號禮記喪大記復者朝服告哀

三號卷衣赴壑而一去無返山海經海曰大壑雲樂府蘇忠誠直道竟埋沒

於外藩腐骨枯骸空歸全於故國金而正子春曰父母迴望昭代無

任攀戀未訣之至潘岳詩存亡未訣通者不追江謹奉表代辭以聞臣某

誠號集作誠咽頓首頓首

為令狐博士緒補闕綯謝宣祭表穆綯於父喪之前已為左補闕

語甚簡賅平賄
贈必別有謝表

草土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致祭臣亡父贈司空

臣某者存沒願終哀榮禮備荒迷觸地溫氏春秋蔡丘文虎號叫瞻天臣

也司馬某言上

某中謝臣先臣某生遇昌期早司國柄管子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沒留懿德上惻宸襟特降王人春秋王人子突叔術遷臨私第陳其醢爵爵記明

夏后氏以琖股以紼周以爵詩大雅沔爵莫傳實曰潔以豆登詩印成于豆于登傳曰木曰豆

登招遺魄於幽陰旋歸莫覩視殘生於晷刻報效無期臣等無

任戴恩荒殞之至謹附中使某奉表陳謝以聞

為漢陽公論皇太子表徐曰此王茂元鎮潯原時上也舊書紀交宗

潯原節度使開成三年九月以皇太子慢游敗度欲廢之殺太子宮人左
古數十人冬十月太子薨於少陽院交宗二子傳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
也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封魯王六年開成三年開成三年暴薨時傳
云德妃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澤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
謗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王相羅傳相羅漢州漢陽
人貞元中郎劫丹延節度觀察使子茂元幼有勇略從父征伐知名元和
中為右副策將軍太和中廣州刺史節度使新書傳茂元交煽權貴
鄭注用事遷潯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漢陽郡侯

舊傳漏書鎮遷

原傳許年語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宰臣鄭某等

單為首相宰相泰太和九年十一月即單同中書率三省官屬入論皇

太子事者文宗二子傳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長游敗度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

寬省御史中丞狄兼舉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神策六軍軍使又進

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中人張克己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剝色

流視魄疆場也魂離毅暫極表入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某中謝臣

聞禮贊元良禮記文王世子一有元良易標明兩以繼明照于四方是司七

宅以奉宗祀祀主也受祿為長子禮記王立七廟遠廟為祧華夏式瞻邦家

大本漢書叔孫通傳通曰太子自其質文或異步驟雖殊步五帝鑒三王馳

五霸為諸語撰考諸考靈差德堯步舜驟馬馳湯為德有既立之以賢則輔之

有道北宮養德三輔黃圖北宮有太子宮甲觀齋堂禮記文王世東序承榮集

勞禮記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凡祭與養老之禮皆于東序又曰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注曰大合樂時天子祀學祭養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餼執

爵而酌冕而總于父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務近正人漢書賈誼傳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商此云承榮謂太子承天子之榮以養老之言也行正道左右前用光繼豐毅梁德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史記外戚世家繼體後皆正人也

周則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漢書賈誼傳晉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漢則

疏氏一賢漢書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其後各骸骨歸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商山四老高士傳四皓秦始皇

時共入商雒隱地肺山史記高祖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從太子年皆八十餘嶺書皓曰上天驚曰煩公等卒調護太子按史漢云四皓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皆侯行少傅事而北堂書鈔引史記漢高祖以商山四皓為太子太師唐類函亦有之云出史記外戚世家今史記無此語

內揚孝道外進忠規猶在去彼嫌猜辨其疑似一作是不由微細輕

致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差傳成王定鼎于郊廊下世三千年七百延四百年之景

作後漢書張衡傳漢四百歲獻著於史冊煥若丹青揚子法言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伏惟皇

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洞一作勤機先皇太子自

正位春坊廣韻注漢官有太子坊坊亦省名梁書徐摛傳摛文體既別春坊傳

坊蓋學之舊書廢宗紀敗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

傳

漢書武五子傳莫太子及冠
死上乃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陛下旁延儒父劉下曰東宮俊父如林以

贊溫文禮記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是故其成也博恭敬而溫文竝學探泉源班固典引與之斟酌道氣壓

浮競晉書賈充傳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文宗二子傳王以魯王年幼思得賢傳輔

方兼王府司馬尋問為太子以王起陳嗜魚不進賈誼新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

夷行為侍讀極其時為東宮官者頗多發嗜鮑魚太公不與曰禮鮑魚不有王褒

登子組豈有非禮求玦莫從魏文帝與鍾大理書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之獻箴初學記周王褒皇太子箴無下蘭之奉一作賦賦魏略下蘭獻賦贊述

諫此賦豈吾實哉事雖不今縱麗靡靡言微謙一作聖心史記外戚世家最

與銜同又與觀同皆見史漢註賞以猶屬妙齡未加元服儀禮冬月吉或攜徒御詩徒御

時致一作逸游樂野夏儲亦嘗觀舞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

樂之野一曰大澤之野太平御覽玉海引南皮魏副太子國副君屢見飛觴

之皆作大樂而無有伴樂者形近而誤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又每至觴酌流行陛下濬發慈仁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又選曹子建公燕詩與兄不燕飲作陛下濬發慈仁

殷勤一作教稍踰規戒即震威靈雖伐木析薪必循其理之篇曰

代木摘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亡矣傳曰伐木者猶其顛析薪者隨其理之篇曰

其顛者不欲妄踏之地謂繼其理也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

如伐木而折梁發笥亦有可虞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孽于王盜我太子

母于之寵徐曰正以宜曰喻太子褒姒比賢妃抑臣又聞父之於子也有嚴訓而無

責善君之於臣也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一作各務日新竝從文

慈儻犯在斯須便遺天性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為

令子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牽復之微一作言復吉失不貳之深

旨伏惟陛下倖覆育於天地霽赫怒於雷霆霽文霽雨止也詩王赫斯怒

復許省勵宮闈卑列本誤謝師傅蹈殊休於列聖慰欽矚於兆

人臣才則荒涼志惟朴疾疾書思夫躬傳內因緣代業唐世蒙被官榮

竊請侯之士田

詩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領大將之旗鼓

周禮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為兵革帥而至左傳張侯

日師之耳目在吾旂鼓漢書韓信傳

當車折檻

禽息當車碎首已見彭陽遺表漢書薛廣德傳上欲御樓船廣德當

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曰自刎以血行車輪朱雲傳雲曰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

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

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合首他人

歷膽刺心

吳均詩開胸歷膽取一顧羣披肝瀝膽字屢見李陵答蘇武書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正當今日而名非朝晉三輔黃圖漢官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

佇立以泣

詩見

龍樓獻直

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居桂宮上常

戴逵之詞

翰茂聞

藝文類聚隋書太子詹事府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蟄

鳳闕拜章

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上殿殿而樓金爵注曰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鳳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金爵即銅鳳也餘互見安平

賀聖張儼之精誠未泯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張儼字子節以博聞多識拜

千冒宸極

晉書傅咸傳傅亮

無任隕涕祈恩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

論以聞

為濮陽公陳情表

徐曰此王茂元在涇原求代表也甘露之變中人摘
路故能久帥涇原其陳情當在開成四年之冬去文宗之升遐無幾矣
舊書職官志凡諸軍鎮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茂元鎮涇原至開成四
年冬滿四年之期此表亦循例也上
表後當即受代入朝下篇所敘可見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者所宜效死食君之祿者亦戒妨賢

諡元虞
邱子謂

楚莊王曰臣為令尹
處士不升妨賢廢路

苟非內慊私誠外憂官

諡見為安
平公表

則安肯固辭武節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以其鴻細之漢書元封元年詔曰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主周禮大宗伯以圭作六瑞侯執
圭信圭註曰信當為身聲之誤也

拒七命賜國之榮

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
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拾萬里封侯之策

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
封侯萬里之外後永元中為西域

都護封定遠侯餘詳為安平公表

必知不可安敢無言臣某

中謝

臣因緣

代業遭逢

集作

聖時竊嘗

一作

有志四方

禮記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
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必先

有志於其所有事左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後漢書陳蕃傳蕃庭宇無雜蕃曰大不掃一室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奉隨

武之家事無媿陳辭左傳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一室乎慕一作

鄧傳之門風不傷清議後漢書鄧禹傳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職修整閭門教

位拜為太傅又曰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閭門靜處清議之於鄧氏侯考屬者每憂不試晉祖求自試表微才不

終於白首深恥因媒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

事王未耳何怨於我自薦之書朝投象魏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

此則謂恥求人薦舉也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殊常之澤暮降芸香見為安平公表新書傳茂元少

閱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書即改太子其後契濶星霜離戎旅從軍王粲從軍

贊善大夫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掌一作檄陳琳亦常交辟魏志陳琳字孔璋太祖以為

神且武焉得久勞師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底是日疾發臥讀呂元膺東周保釐之日

畫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舊書傳呂元膺李師道古誤天平畔換集

元和中為東都留守新書傳元膺署成元防禦判官李師道古誤天平畔換集

叛換之時

漢書敘傳項氏昨換繼我巴蜀注曰强怒貌甯史宋武帝紀劉毅叛換志作叛換其字甚多舊唐書李正己傳師道師古異母弟師古死其奴潛使迎師道於密州而立之元和元年七月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權知鄆州事十月充平盧軍及滑青節度等使自正己至師道竊有鄆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十年王師討蔡州初師道置鄆於河南府兵謀難以往來更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汝鄆鄆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

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內其鄆謀焚官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衆矣明日將出會有潛入小將詣闕守呂元膺告變新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鄆曹濮統天平軍節度使

其徒盈於鄆鄆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華名鄆臣此時尙持白簡徐曰白簡

云竹簡唐會要五品以上執象笏六品以下執竹木笏笏手版也摠徐說固是而初學記引崔蔡御史箴曰簡上端凝筆端風起又引宋書顏延之爲御史中丞何尚之與之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効通典曰魏時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簪白華側陞而坐以察不法蓋御史以執察彈劾爲職凡彈事曰輒奉白簡以聞此則不計品階之高下者

猶著青袍

唐會要舊唐書志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後以深青亂紫改著碧青碧藍仍相類也元膺知臣傳劍論兵史

謂青袍御史也舊唐會要舊唐書志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後以深青亂紫改著碧青碧藍仍相類也

大史公自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

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本於仁信佩

韃插羽

羽箭也餘見爲安平公表亦識孤虛

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

方術傳孤虛之術注曰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

爲安平公表亦識孤虛

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

方術傳孤虛之術注曰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

爲安平公表亦識孤虛

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

方術傳孤虛之術注曰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

爲安平公表亦識孤虛

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掩朴王太
公曰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俾以發漢書趙廣漢傳其假之

捕盜幸無容刃一作忍非後用投刃皆虛之義見天台以及焚巢易鳥焚其巢

號此舊書呂元膺傳元膺遣兵伊闕圍雷卯半月無敢進攻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
而後進或有毀其壘而入者賊眾突出轉掠郊野東潯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誠境上兵

重購捕之數月官兵旋帶銀章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俄分

圖於谷中盡獲之
竹使詳後為汝南公隼旗楚峽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

地巫峽在其境本集祭文有祿端為牧句可証文苑英華有茂元作三閭大夫屈先生
祠堂銘中云元和十五年余刺建平之再歲也歸州在晉為遂平郡矣徐氏以為峽州

誤也茂元文
出以分憂熊軾後漢書與服志云公忽然通貴南史沈慶

既通貴字習見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注曰郎鄉楚之郎公邑舊書志鄧

州長壽縣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又均州有郎鄉縣漢錫縣地屬漢中郡則此云郎城
斷不指均而

當指鄧矣
寧意復踰五嶺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興地志云一曰臺

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龍四曰萌諸五曰越嶺漢書張耳傳南有五
嶺之戌後漢書吳祐傳踰越五嶺注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耳別
標名則有五意後都龍或作都龍
萌諸或作萌諸而越嶺即始安也
更授再麾後漢書文宗紀太和元年四月以匡管

經略使王茂元為容管經略使地理志

邕州則寧郡容州普寧郡皆屬嶺南道二經路使嶺南五管中之都督府也本傳略之矣凡節度觀察經略等使雖曰賜雙旌雙節見百官志再麾者即雙旌之義或謂因移鎮故再麾謬也下有為桂州謝上表云叨賜再麾時固初出鎮也唐文

以雙旌為再麾者極多餘見代安平公表二句謂諭嶺南而兩為經略

中間叨相青

宮緇吳經東明山中百官青石為牆門有丞司緇騎伯繼衣古兵服之遺色後漢書志執金吾緇騎三百人通典漢執金吾唐為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據此茂元為金吾衛將軍紀文不誤舊傳云元和中為右神策將軍誤矣而東宮官有賓客詹事少詹事茂元必

總通關籍詩既通金關籍悉金關即又處藩條隋

一為之傳又遺之矣公孫景茂連直升戎秩兼進藩條舊紀太和七年正月以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為嶺南節度使舊傳檢校工部尚書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顯立政能極舊雷志廣州刺史元嶺南五府經略使安南都督亦所屬也但此安南字未知無誤否

越并朝臺靈宇記天井岡廣州南海縣北四里南越志天井岡下有越王

井深百餘尺云是趙佗所鑿諸井鹹國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昔有人誤墜酒盃於此井遂流出石門故詩云石門通越井永經注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佗因岡作臺北面

朝漢初望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備經艱險食泉瀆水

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逍遙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廣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漢書元鼎五年造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瀆水瀆音文庚反彭叔夏文苑英華辨瀆水今屬英州集以清作須當以益勵平生是甘馬革之言後漢書馬援傳援調益州日男兒要當死於死為正

北極步至南極言共北辰黃犢盟官得書幸祐傳誦兄弟篇爲鉅平侯奉祐

邈而望之文王遂傳慈邇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牛駒犢者秋滿悉以付官魏略時苗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薄蝥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

謂其體曰俗來照本無此
積績是淮南所生有也
音升
掛柱也當以掛柱程大昌演繁露胡牀本自湧來
胡牀及其去

如生羽翼飛翥若出泉壑唐人以嶺外爲險遠故云

地理志安定郡朝那縣應三漢書上漢書楊惲傳安定山谷之間毘戎舊壤唐書

大歷三年置涇原節度使貞元一
 年置涇州節度使武州新書方鎮表

六年領四鑑北庭行軍節度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老蒼元費一少之多。豆燭垠垠泥江。授兵登陣此與漢書劉向傳增。堙爲高之義。佳詞家遺文一作上疑不。蘇文。漢書匈奴傳王莽欲窮追匈奴。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決它奴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未聞
相類而微異臣區豈遠寧追決它奴左傳申包胥曰吳爲

不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參莫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

國犬羊易縱苟罷嚴徹警則負約渝盟後唐與吐蕃肅代時已與會盟而三年有平涼川之盟平涼川近涇州是時已劫盟詔瑛奔而免自後使命往來屢申盟好而寇掠時有舊書吐蕃傳曰雖每遣行人來修舊好背惠食言不顧禮義而涇州廣德元年曾為吐蕃所陷自後人

寇此州每被其兵皆詳史文臣自受命以來為日斯久未嘗一日不修戰各皆書張仁原德為朔方軍總管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不置塞門及卻敵戰格之具

戰格於女牆上跳出三瓦用避矢石未嘗一日不數軍信諸生傳歸而飲至以數之何用守備生其退而之心通典比離

戰格於女牆上跳出三瓦用避矢石未嘗一日不數軍信諸生傳歸而飲至以數之何用守備生其退而之心通典比離

吐蕃傳涇州之西惟有連雲堡每偵候賊之進退貞元二年九月吐蕃陷之涇州不敢開西門樵蘇殆絕探探此以見涇州偵候之要地耳至四年三月通鑑仍書劉昌復築連雲堡也又太平御覽引唐書元和中涇原節度使段祐請城涇州西北之臨涇城其界有青石嶺亦連雲堡之地

向未能率厲驍雄揣摩鋒鏑遠收麻壘初學記秦州記曰枹罕城直取艾亭

成大朝經武之威軍而經武乎畢微臣報主之分可

書竹帛吳越春秋樂師曰名可聞於竹帛後漢書交龍為旂夏官司勳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丞司勳詔之蓋以久處炎荒備蕪瘴毒按太平御覽引郡國志容州瘴氣春為青草瘴

秋為黃茅瘴蓋嶺外已有瘴至南尤多瘴癘也茂元歷邑容廣州故云內搖心力外耗筋骸雖馬援據鞍尚

能矍鑠後漢書馬援傳援年六十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而班超攬鏡不覺蕭

衰後漢書班超傳超上疏曰臣超犬馬齒齒常壯年衰奄忽懼仆超妹大豐奇妻昭亦上書請超曰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無以早就

大功久當重任自思已執求退為宜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

高三代照臨若日覆露如天晉書是元主覆露子也漢書嚴况今國不乏

人時稱多士有才略在臣之右齒髮少臣之年俾代處是邦上三季

行遞臨斯位以之責效誰曰不然俾俾字重或疑作庶前達後生皆無蔽滯

由中及外得以交相成陛下適時之方減微臣固寵之責信傳韓王

寬和自守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臣不勝祈恩懇迫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以聞

為汝南公華州賀常服南郊字赦表舊唐周緄傳緄字德升汝南人長慶二

年擢進士第開成四年拜中書舍人武

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後至大中時封汝南男新
 書傳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史綬舊書紀陳夷行傳開
 成五年七月以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召入復同平章事則周輝代陳
 刻華亦在此際也舊書武宗紀會昌元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於廟禮
 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新書紀正月己卯朔獻太清宮庚辰朝享太廟辛
 巳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歷太平御覽引此作庚戌同舊書通鑑引此作
 辛巳同新書新書紀事而不紀朔舊書正月壬寅朔二月乃又書壬寅今
 以本集祭文是年四月辛丑朔舊紀十一月丁酉朔通鑑閏月十月舊紀
 誤作兩十月又舊紀開成五年正月戊寅朔會昌二年正月丙申朔合而
 推之則舊紀二月壬寅不誤正月實誤當作壬申或癸酉朔其九日或庚
 辰或辛巳則一一畢符也此為無益之考核耳又按唐時郊天頗不專用
 辛日如大中元年正月舊紀戊申有事郊廟新紀作甲寅要皆非辛也此
 兩表云卜上辛謂用典也可謂
 遂逢辛也可其為九日必然也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畫殿郊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麟王延壽并諸侯曰大赦天下由漢以來或即位建儲改元立后皆有大赦遂為常制奉郊禮以定天位

道精意以享曰禋嘗書郊祀志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新歷象以授人時

勤允悅日易象跂行喙息漢書匈奴傳跂行喙息凡以口出氣者罔不慶幸

勤允悅

跂行喙息

罔不慶幸

罔不慶幸

臣某

中賀

臣聞欽

一作禮

昊天而旅上帝者

書欽若昊天周禮寧次大旅上帝注曰祭天于圜丘聖

王

一作人

之重事覃殊休而發大號者

易漢汗

哲后之洪猷故必致四

圭以達誠

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曰夏正郊天也

制六器而申敬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將崇

嚴配

等經嚴父冥必在元句

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謂元句即元日

元句即元日

先之以蒼璧騂牲

周禮天宗伯以蒼璧禮天禮記郊特牲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重之以雲

門大呂

周禮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然後王猶有關於薦敬

禮記祭義曰其薦之也敬以欲

爽彼告虔

魏志高堂書疏曰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禮也

周官三代之文

周官即周禮三代之制絕而

不續漢氏萬靈之位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天子遂郊雍幸甘泉令祀官具太一祠壇十一月辛巳朔旦

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如雍郊禮漢書郊祀志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靈此萬靈之位似指泰時甘泉而祠祀極多備見郊祀志

失而莫尋豈若皇帝陛下以大道遂羣生以至公臨寶祚上苞元

象下惣

總

皇祇幽陽明

書三考顯

典廢繼絕靈之甘露鄙之而不

告史官

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蓬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宣帝紀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神爵二年鳳皇甘露降

集京師

赤鴈白麟陋之而不編瑞牒

漢書武帝紀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白麟作白麟之歌班固兩都賦序武宣之世泉庶說豫福應尤罕曰

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班固兩都賦序武宣之世泉庶說豫福應尤罕曰然後因孟駢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

然後因孟

月

一作春卜一作擇

上辛

禮記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春秋報梁傳以十一月下辛卜正月上辛祭

率於國南

禮記

北于南郊就陽位也通典周制祈穀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

式是歲首且天以陛下為子故必響明誠

人以陛下為天故必流睿澤踰于越萬

後即超越前古之意舊引漢書郊祀志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邁五登三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咸五下登三

何則取

集作

直言之科

漢書武帝紀延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

則聽輿論者不足算

王傳聽輿人之誦

設宥過之令

大刑故無

小

則除鄉議者未可儔

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延賞推恩

漢書武帝紀世綏推恩是汎語非專用漢書昭侯王表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以勸禦災捍患之士

禮記龍輿大簡則祀之

減租退責

漢書惠帝紀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

稅一退責即已責左側晉悼公即位施漢書武帝紀將以矜火耕水耨之人江南之地火耕水

舍已責注曰施恩惠舍勢役止通責

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養庶老頒淖糜暖島之資

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禮記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

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漢書文帝紀吏粟當受賜者師古曰賜淖糜也

走羣望潔剝

牲瘞幣之禮左傳宣子曰蛇走羣望注曰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羣望于山

將事四海山川師黃駒注曰殺駒以祈沈文靜

師大祀用玉帛牲物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

占不覩者復覩古不聞者復

聞萬蟄蘇而六幽盡開禮記祭統曰絜粢五刃藏而九土咸闢齊語定

五刃注曰定農也隱藏也三革甲冑也五刃刀

劍矛戟矢也應諸其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臣當時集軍州官吏等丁寧

告示訖漢書谷永傳以丁寧陛下師況臣嘗備論思獲叨侍從兩都賦序武

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卿壽王東方朔

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當時仙禁慙視草以無能漢書淮南

每為報書及賜常名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書傳傳能為古文有史

才文宗重之應集賢學士起居舍人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此日泰壇望

給薪而靡及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月令季冬之月命四監收秩薪柴

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燧周禮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律

大司馬禮記祭統一

徊旬服跼跼城

史記呂產入未央宮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雖有慶於文

證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跼

明竟無階於奔走

晉武成紀于周廟郭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鬯說駿奔走任廟

司馬談闕陪盛禮沒齒

難忘

史記自序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蕭望之願立本朝馳魂莫及

史公爾爾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

無任抃舞結戀之至

為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蓋此即上篇之事也徐氏以本集代謝相國京兆公諸啟獻相國京兆公啟皆

為杜悰此亦當代悰而舊新傳無悰山守陝州之事遂謂史文失此一遷其說頗辯余初亦從之而疑之今而實知其謬也通鑑會昌元年三月武

宗將遣使諒揚嗣復等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是何嘗有出外之蹟哉舊書傳韋溫京兆人文宗時為尚書左丞出為陝虢觀察使武宗即位

李德裕用事名拜吏部侍郎今據此文蓋溫於武宗初出為陝虢傳文小舛耳韋自漢扶陽侯徙京兆杜陵故後世皆稱京兆城南韋杜何可專屬

杜哉獻相國京兆公啟亦非杜也又按此題與獻相國京兆公與尚書渤海公及詩之寄與元渤海尚書書法本自分別不細心考察易致相混耳

舊書志陝州屬河南道

臣某言臣伏奉正月九日制書郊禋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

既事虞郊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復新堯歷天潢瀉潤金之散氣其本日

水絕漢曰天潢後漢書張衡傳乘日觀揚暉見為安普天率土罔不慶幸臣

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某中賀臣聞君人之孝莫大於尊祖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

王者之敬孰踰於事天固一作必用因高之儀禮記禮器為高必因邱

國立之申嚴配之禮見上百神集有攸序萬靈昭集有蘇乃可覃殊恩渙

大號禮成而德備惠敷而慶宏然而秦尚武功戰國策魯仲連曰彼秦

也先祈禳之事漢書郊祀志秦并天下令祠官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故柴

燎蕭薌未必饗禮記祭義燔燎蕭薌見以蕭光以報漢稱文物左傳文物以

發之於漢時稽古禮文之事武帝始作備詳重神仙之道漢書紀文帝十五年上

元鼎五年上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故雲門太簇未必和周禮天司樂團鍾為

餘詳上篇帝好神仙詳史記漢書徵姑洪為羽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秦之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

丘使童男女七十八人既不講於禮官終致譏於儒者伏惟皇帝陛下與春生

育竝日照臨究三代之質文酌百王之損益定午位卜上辛潔齊

之誠易齊也者言萬先掃除而遐達禮記三敬不孝思之志協氣臭以

升聞禮記王敬不察味而貴然後推作解之恩易雷雨作解君降惟新之

令舊染汙俗設科以招諫諍新書選舉志制舉有賢宥過以務哀矜皇

帝哀矜庶已責既恤於三農周禮二農生九錄勲無遺於十代左傳范宣

將十世宵之以勳能者頒粟帛而養耆老漢書文帝紀有司請八十以上月賜米

走牲幣而徧山川見上舉皇王之廢官盡古今之能事臣當時

集軍州官吏丁寧告示訖況臣嘗奉恩光叨居華顯當太史撰日

之際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下日交還曹大家東征賦時孟猶立漢庭漢書陸

及宗伯相儀之時周禮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已辭魏闕見濮陽陳

開成五年歲暮出而
至陝舊紀不書也
怡悵郡印
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秩二千石
徘徊使車
景帝更各太守餘見漢陽陳情表

蕭育傳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
中受策餘互詳為絳郡公啓
徒深傾覆之誠
謂極素素之傾覆太陽雖不實

積懸瓠
英華注疑作瓠
之歎
詩鮑有苦菜傳曰鮑謂之瓠論語鮑瓠也瓠瓜得繫

之物繫滯一處移古今注瓠有柄曰懸瓠此則
名公邑丙敢思棠樹以追蹤
用論語以歎羈滯即他篇蔡海標不繫之意

詩厚甘棠美名公也後曰名公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尹喜宅中惟望靈
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思其人敬其樹餘見彭陽遺表

符之復出
齊書紀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

之地理志陳州靈寶縣本
臣不勝慶幸踴躍之至
桃林縣以掘得寶符改名

為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新書表貞元三年置陳許節度使治許州十年賜號忠武軍舊書忠武軍節度使管陳許

蔡三州舊書初茂元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觀察使尋當在會昌元年詳年譜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即以某月日到任

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掄
一作論
揚皇
一作化
宣布睿

慈運營威鼓於巽風闔境均霑於允澤易巽為風臣某中謝臣才謝

漢飛漢書李廣德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不入界義慙燕使集作客戰國策燕請君報燕王書曰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顧反命獻書求試學劍邀勳漢書項籍傳學書不起兵隨而攻齊大舸千艘廣韻趙起兵隨而攻齊

早竊樓船之任謂鎮領南勝兵萬數勝音升漢書伍被傳船總名也晚兼車

騎之名漢書表孝文元年游昭為車騎將軍謂欽原雖任在啓行而時當柔遠柔為車騎將軍謂欽原雖任在啓行

遠能珠崖銅柱漢書元鼎六年定越地為珠崖郡晉書地理志曰南郡象林縣南有銅柱漢置此為界廣州記馬接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

祇務廉平史記倉公傳縱橫上書曰安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麻屨艾亭見上莫能恢復東都賦振

旋屬皇帝陛下荆枝協一作慶慶財皆平均惟立前一株紫荆誠欲破三片明

日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竟大驚謂諸弟曰是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

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

欣聚况我而妹哉遂還為難和棣華傳光不當作附附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

弟古聲不封同封方于反亦作附臣得先中聖車周禮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夫乘邊注曰畢車不親也儀禮觀入拜丹陛蘭臺假號舊唐志御史臺魏晉宋禮侯氏乘馬車載龍旂弧綽乃朝

從三品中丞一員正五品上會昌二年十一月刺大昇正棘署參榮舊唐志太常寺卿一員正

三品中丞昇正四品下大夫秩崇官不當置中丞為憲臺長棘署參榮寺卿一員正

三品少卿二員正四品後有代祭太常奉漢后之園陵後漢書光武紀詔修復

監丞文云棘署選丞則棘署謂太常者也奉漢后之園陵西京園陵舊志將作

監大匠一員從三品少匠一員從四品下通典天寶中改為大監少監後太常卿之屬

有諸陵署掌先帝山陵守衛而將作監領左校右校殿官中校四署喪葬所須及明器

皆供之此專謂初建章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廩庾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

陵而茂元為將作也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廩庾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

司農寺卿一員從三品上少卿二員從四品上掌各儲委積之事謹其出納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廩庾

茂元入朝當為御史中丞太常少卿將作監卿司農卿遷陳許節度使多略之方切

事居至傳送往事居不謂遽董戎旆謝朓暖我潤戎還持武節見上表徐

官志持節都督無定員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唐之節度使蓋古之持節都

督後晉書志曰前漢遣使始有持節今考如蘇武汲黯傳介子傳中所書是也其後乃

漸以為都督軍事者之制餘詳桂州城隍祝文賜國既高於上命家官室重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承家父慶於重侯易大畜有命開國承家楚辭大招三王重侯領維彼璧田

晉愍桓公元年三月寶聯鼎邑遷九鼎于洛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想像

鄭伯以璧假許田

樊南文集詳註 卷一

美

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

太平御覽引吳越汝南陳仲弓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漢書志潁川郡汝南郡隋書志汝南先賢傳五卷後漢書荀淑陳

實同潁川郡荀淑陰縣人陳許縣人也潁川汝南二郡相去一百五十里

經過潁

上水濁而強族皆除

漢書翟夫傳天字仲瑞潁陰人也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潁氏寧潁水濁潁氏族通曲許

州秦為潁川郡

況在昔年常鄰多

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職也指淮蔡吳元濟叛事 載瞻軍額忠武深

見士心貴忠孝之兩全則忠可移孝

孝經君子之事親孝故出可移于君

正文武之二道

則武可輔文將謀將領之能

左傳齊作三軍謀元帥按兩將字雖音義不同而四六法海作咨謀竊疑本作欲而誤作咨此

亦誤作將也

必重英豪之選竟虞拔擢

漢書翟夫傳天字仲瑞潁陰人也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潁氏寧潁水濁潁氏族通曲許

乃出屏微謹當

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為兒戲

易師貞丈人吉漢書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

上穀門如兒戲耳

使流庸自占

漢書昭帝紀詔曰比歲不登民饑于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傭作循吏王成傳成為膠

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 驍悍知方

吳志陸遜傳雖云師老猶有驍悍

任棠水薤之規

臣當可服

後漢書任棠傳棠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侯之棠不與言但以繩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

白以為倨參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種
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血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黃霸米鹽之政

臣亦不遺漢書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米鹽靡勤報効之資用贖貧饗

集作之責漢書王莽傳賜傳奉違軒鏡黃帝內經帝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

金作神物為鑑凡十有五去古既遠不能盡考後世有得其一者其制度以四靈位
四方以八卦定八極十一辰環其外二十四氣布其中故與日月合明鬼神通意

落堯薨帝王世紀堯時有異草夾階而生每一月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比園

蔡以自傾畫惟向日文選陸機園葵詩餘羨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張

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人有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乃多費
糧棄槎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人問

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訪嚴君平則知之後至蜀問君平
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感激而淚血沾衣兢

憂而汗雨浹集作背戰國齊策揮汗無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吳語申胥曰昔楚靈王三軍叛於乾谿王親
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注曰屏步丁切

為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晉書紀會昌元年十一月壬寅夜

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

山崩石墮其彗起于室凡五十六日而滅天文志所書同新書紀有彗星出于營室辛亥避正殿減膳理囚罷典作天文志有彗星于北落師門在營室入紫宮十二月辛卯不見非州分也初學記妖星曰彗星彗星主海大赦者不以罪大小皆原其或某處有災或車駕行幸則曰赦某部以下謂之曲赦復有遞減其罪謂之德音者比曲赦則恩及天下比大赦則罪不盡除漢書天文志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真發其下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掌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千里破軍殺將徐曰所謂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者蓋即天狗之類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德音

德音載文苑英華注曰十一月十五日

以妖星謫見思答天

戒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丁寧宣示訖仁深覆載恩極照臨究祖

宗之令圖

孟德女叔齊曰令圖天所贊也

極皇王之盛事圖首方足

天戴禮祀會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

生下首上首之謂圖下首之謂方

罔不欣慶臣某

中賀

臣聞覆載莫大於

天地而騰

一作升

降之氣或不接

禮記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照臨莫大

於日月而薄蝕之度或有差

漢書天文志日月薄蝕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

豈惟休

咎之徵

洪範曰休咎徵

自是陰陽之事

左傳僖公十六年周內史叔與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旋觀

亭載考策書雖欲為災曷嘗勝德

史記本紀帝太戊立是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

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伏惟皇帝陛下荆枝載茂棣萼重輝見上表

既居正以體元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註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亦觀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建固東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文而察變

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仰窺星彩稍越天常

陸贄疏於天常於是深軫皇情重

迴宸睠省躬之懼洞感於幽明及物之恩畢霑於華夏戒田游則

成

集作殷

湯祝網之意

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

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釋冤滯乃大禹泣辜之慈

劉向說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罷去修

營惜漢氏十家之產

漢書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勸課

耘耔

一作耕

復周邦九歲之儲

禮記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德已厚矣仁已

極矣然猶避寢自責

謂避正殿

撤膳貽憂

周禮膳夫掌王之膳羞于日一舉鼎十有一物皆有佐以樂宿食天地有教邦

有大故則不舉註曰殺牲盛饌曰舉不舉不殺牲

以此延休何休不至以茲備患何患能為足

以高步三王平窺百古鞭撻守成之主

魏志武帝紀陳壽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

稗糠

中代之君

莊子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抑臣又聞之昔貞觀之理也太宗文皇

帝吞蝗而災沴息

通鑑太宗拔蝗吞之日但當食腹無害百姓蝗果不為害

泰岳之封也元宗明皇帝

露坐而風雨消

舊書禮儀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有事泰山登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動風偃人寒氣切骨帝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

稱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為當罪丘駕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 炯戒

猶存

班固通鑑又申之以炯戒

神靈未遠陛下永懷詒厥

諡詒厥孫謀

有切欽承

為其所不為至其所不至佇見地泉流

禮記地出醴泉尚書中應帝西堯即位七十載醴泉出山

天酒凝甘

禮記天降膏露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外有長人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云天酒甘露也孫柔之瑞應圖甘露者美露也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

膏露

人知朱草之祥

帝王世紀堯時朱草生於郊天戴禮記朱草日生一葉至十

名天酒

小桑長三四尺刻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家識白麟之瑞

見上表

又豈芒角足懼

天官書太白者西方金之精角搖則兵起使暑度可憂者哉晉書江道傳陛下今記正義角芒角也按華亭之屬皆有芒角

臣素之器能漢書東方朔傳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謬當任使東雍西岳

隋書地理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華州後廢有少華山華陰縣有華山舊書志華州隋京兆郡之鄭縣義寧元年置華山郡武德元年改華州舊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按四字正

言華州徐氏疑其有誤則謬矣雖首化於百城百城見後漢書賈宗傳祥後廣信禮百城解印授京兆府下首以華

州為日遠天高初學記劉劭幼童傳云晉明帝謚紹元帝太子也初元帝為江東上輔都督鎮揚州時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不聞人從日邊

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居然可知明日集羣臣宴會設以此問又以為日近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以是知近帝大悅但心存

於雙闕聽金石而慙殊舞獸謝靈運詩於子擊石附石百獸率舞無羽翼而恨異冥鴻子

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惟當虔奉詔條見兖州謝表頌宣德澤成陛下無偏之道書

偏無偏王道蕩蕩無畢微臣盡瘁之勤所冀不實簡書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曰戒命也疏曰

書之于簡免拘司敗左傳嚴尹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如其禮樂非臣所能無任感恩戀

闕懇悃屏營之至

為汝南公賀彗星不見復正殿表

徐曰舊書云凡五十六日而滅則當滅于二年正月二日之夜

而新書志云十二月辛卯不見計止有五十日觀表時及初正禮當元會意新書為得其實不然則正殿未復元會之禮不行亦何用揚厲其辭耶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今月某日夜彗星不見宰臣某等奉表稱賀請御正殿復常膳者天道甚密聖心不遐感極而災亦為祥誠至而妖寧勝德臣某

中賀

臣聞殷湯以六事責躬止七年之

旱

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

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後使民疾或作民失職藥或作營或作崇婦或作女與或作昌七年或作五年凡呂氏春秋說苑後漢書鍾離意

傳各

宋景以一言修德退三舍之星

臣氏春秋宋景公時災或在心色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

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曰歲害民饑必死為

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貨君今夕

一歲是夕災或果徙三舍歷代以來咎徵常有苟君能克己則禍不移

人

謂修德勝妖則不足為禍於人也非用左傳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堯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昭王弗崇之事

伏

惟皇帝陛下寅奉不圖恭臨大寶易聖人之大寶曰位遵符列聖酌憲前王昨

者天象之間星文稍一作異載深歸咎爰用覃恩倉箱一作畢復

於九年按英華作倉箱而注曰箱集作請今思請字無理當為儲字形羅網竝一作

并開其三面見上去營繕絕蕩心之巧羅網起母取作為申寬結除滅

耳之俘漢書平定國傳民多免結而又正殿不居大庖盡滅不盈精誠

昭達懇惻敷聞後漢書蔡邕傳邕前奏書中語芒焰遽銷暑度如舊況蕞爾

戎羯沈約碑文加正犯疆場徐曰左傳疆場之事從易音亦後人訛為疆場從易

八月回鶻烏介可汗寇天德軍後漢書通紀傳元和四年遣載恩星見之徵恐是

虜一作亡之兆漢書天文志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太平御

德也伏惟稍寬聖慮以擁皇休遵九廟之降祥副兆人之欽屬臣又

聞皇王之事天英華作也雖至理之時不遺於憂畏一作雖至和之

也英華作也雖至理之時不遺於憂畏一作雖至和之

氣不忘於將迎

將無有所迎

是故神農焦勞軒帝顛頽堯既癯瘠舜

禹集作

亦胼胝

列子黃帝卽位十有五年燦然肌色好黝淮南子神農惟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腍肌呂氏春秋舜之未遇手足腍胝

此四主

側身於茲時

家語太戊恐
駭側身修行

陛下用心於茲

今一作

日千載符契萬方懷

三才圖會

臣嘗忝內朝

至漢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氏註曰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又文王

世子註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周禮秋官朝士註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夏官司

上疏三議諸侯禮謂路門外朝爲內朝對臯門內應門外朝爲外朝通路寢庭朝爲三朝也宋史宋宣帝唐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御之

第一曰宣武殿講之正德欽定大冊拜御之第三曰紫宸殿講之上閣亦曰內衙後日常朝御之儀席及唐之制如此此則汎言內廷耳

辰不及空瞻北極之尊就日無因

謝除表

忽覺長安

之遠

見上
惟

知才蹈莫可奮飛

不能奮飛

況時及初正禮當不食

元祚吉日愷良乃

五經新

華夷畢至王帛皆陳小國行人外灌下土皆得入趨鳳陽

仙七三陽丹

則發此樽飲酒樽乃杜舉之遺式也曰罍蓋後代所爲示忌憚也宋書禮

志曰虎傳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
忌憚也徐曰唐謹虎故以虎為獸
臣獨限關河史記蘇秦說秦惠王曰坐繁符

今漢書文帝紀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當發兵
竹使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

晏曰符以代言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徐曰後漢杜
詩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竹而晉書陸機傳云入符惟應出制符竹易虎為符唐修史

避廟諱也遂分符制竹後
人習用
戀既深而詞懇慶已極而涕零無任感恩賀

聖戀戀屏營之至

為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徐曰與上賀書星不見表相
絕而上也按此見英華表中

雜賀類其上篇則許敬宗賀朔旦冬至表此篇與之同類其下篇則張說
賀大衍歷表別為一小類矣此篇題下脫去李商隱三字余初疑之然表
文雖多而推義山於周鼎補汝南公且方守河漢及藝文禁密語皆可據
其他文義亦相類必無疑也舊本英華題下必有人名余所見本偶脫去
耳

臣某言臣得本州進奏院狀稱報元日皇帝陛下御舍元殿受朝
賀者上正三辰謂星也下臨萬國謂元正事雖舉舊命則維新臣某

賀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聖祖老子也老子域中四大公羊紀

時春者為一歲之始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德之始也載稽故實抑有典

章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徐曰舊書文宗紀太和五年以積陰浹旬

罷元會六年以久雪廢開成五年上不康不受朝賀故云繼紀文太和七年春正月朔

御舍元殿受朝賀比年以用兵雨雪不行元會之儀故書開成元年常服御宣政殿受

賀遂宣詔大赦改元蓋史文於罷元會受朝賀皆舉其異乎常年者書之條不備書伏惟皇帝陛下道被無垠續書賈誼傳

政敷有截意海外有截全取發生之德梁元帝詩無疆壽曰青陽亦曰發生無非訢合之仁禮記

天地蒼昊一作晏降符黃輿告瑞大興石碑既見文作太平後山石成文事頗多

此重在大平字魏書地理志直隸五年張掖郡上言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

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中有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其石在

大柳谷山所用或指此也文苑英華有上官儀為人賀涼州瑞石表云涼州都督李襲

譽奏昌松瑞石中有太平天子李世民之字事在貞觀十七年見舊唐紀此本朝事有

廟諱又齊書曰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宋昇明永初人倪襲祖行獵

見石上有文三處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亦非

所用若吳孫皓時歷陽石印對發其文曰四世治太銀甕旋臻字成萬歲續記山

平始乃皓遣祭山使者所偽作徐氏謂必非所引矣

註曰器謂若銀甕丹甕也幸經接神契銀甕不汲自盈不盛自溢孫氏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又曰王甕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我報藝亦作玉甕而字成萬歲未詳而又憂勤不輟克責方深精誠旁照於八紘有八紘八紘之外

有八紘八紘之氣是山寒暑懇惻上通於九廟仙廚撤味漢武內傳西王母降命侍女郭

人至夫人設廚廚亦獸館休畋揚雄長楊賦皇上將誇湖人以多遂使化妖宿

為壽星當用南極老人星詳後表變小饑為酺飲穀梁傳二穀不升謂之饑饉

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而聚飲食為酺今慶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

英華刊本作變小戎為饑乎不知何以若此異也

新正式修闕典形庭列位西都賦王階形庭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大戴

禮古者寘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服袞而日昇於觀周禮享先王則袞冕注曰袞卷

漢書郊祀歌天門開詠謠湯兒一作澤滂沱餘見京兆公陝州表左右賢

巽風發越易隨風巽君子臣駿奔多士詩實左右商王餘見國無諛一作倭擢靈草而不搖博物志

屈伏生於庭倭人入朝則朝絕姦邪儼神羊而莫動神異經東北荒有獸狀如

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羊一角毛青四足似熊見

人國則禍不直聞人論則昨不正名辨豕又曰任法默論通畢陶冶獄疑者令豐成觸之後漢書志法冠一曰杜後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故以為冠

而退物有其官

一作容德左傳蔡墨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故有五足以行之官是謂五官此處言朝退各修其職當作官不作容

光耀瑤圖

蓋王者受命則曰膺圖受錄皆原於易經河出圖洛出書而讖緯推演之也河圖延位輔曰黃帝夢兩龍挺白圖乃至翠鳩之川魚汎白圖蘭葉朱

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錄一作綠論語比考讚仲尼曰堯舜舜等游首山有五老游河渚赤龍衛王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昂堯等共發

曰帝常編百則禪於虞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即位黃龍五采負圖以黃玉為甲如樞曰玉檢黃金繩之尚書中侯曰舜時修壘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

錄色有列畢之分斗政之度帝王紀錄興亡之數斯類不可殫述徐陵檄周文主上嗣奉瑤圖

丹青玉版

漢書圖記傳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拾遺記堯聖

德光治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闊天地之形

輝一作

前映後邁五登三

見為汝南

臣竊訪碩儒

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惟止匹夫

莊子堯觀乎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多男子則多懼常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神禹塗山之儀

見安平公

且非元會然猶

堯有多憂之戒

多憂即上文所引多懼

禹行一作存

後至之誅

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

後至禹殺而修之其骨節專車

在和平而尚乖孰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同年

臣方守河潼

文選注向曰河潼一水名

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

采顏廷之序棧

山航海踰沙軌漢之貢注曰揚雄交州箴航海三

萬東來其岸梁王僧攜謝整航海梯山獻琛奉貢

況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

遠離天上猶近

長原

關西林賀雲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闥

雷植表注

情紫闥

情紫闥

非夢寐而不通魂繞皇闈

傳試詩明

羨歸飛而莫及

詩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無任荷

賀一作

恩祝壽戀闕屏營之至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新書傳王茂元領陳許節度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台義成兵援

之會病卒贈司徒諡曰威愍書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漢書表曰僕射奏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

曰僕主也射音夜霽書志尚書都省左右僕射各一員茂元加僕射傳不書許後歷西郡君祭文

臣某言臣聞蟬蟻知雨雖通感於元天

東觀漢記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自為卦以易林占

之其辭曰蟬封穴戸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寒且下為山

蒲柳望秋必凋華於

厚夜

左傳楚子曰惟是春秋寃寥之事止曰寃厚也

況臣攝生寡要

老子善攝生者陸行

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將命無方寒暑頓侵精神坐

竭竈乏傳薪之火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餘焰幾何精盡而死譬猶火焉薪盡而火滅則隙無留影之駒史記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漢書注殘光

即盡叩心戀闕文選注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忍死集

命封章管書宣帝紀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叫白日而不同九選去白日

夜之望青天而求訣臣某中謝臣雖忝望族歷王氏自晉以來世為望族宰相世系表王氏定著

三房一曰玃玃二曰太原三曰京兆本實將家自先臣出惣郊圻遇

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弟參元柳宗元賀王參元失火書僕自

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因以上書自薦求通

文章苗之者蓋六七年干時願一作預試試援王栖曜貞元初鎮鄆坊十九年卒於位而貞元二十芸香作

吏見為安始登仕於德宗元德宗崩則茂元簞仕當在栖曜未卒時也周益先王既有天下為車服旌

平公表始登仕於德宗茂元簞仕于晉瑞節臨戎周益先王既有天下為車服旌

於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辨其名稱與其用事如王晉大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之屬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曰瑞節信也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邦節者珍圭牙璋之屬疏曰珍圭之等皆約典瑞言之復分憂於陛下雖性分有限而忠

誠不移

一作磨

固無韓彭為將之能

漢之韓彭

實慕趙竇散財之義

魏志武帝紀注

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宋世流弊吾未嘗不慕其為人也又曰追思竇嬰散金之義史記趙奢傳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餘見下篇按茂元富財交通權貴此頗為之紛飾

兩踰嶺嶠四建牙旗

漢京賦牙旗嶺嶠紛紜茂元經略豈容又節度嶺南故曰兩踰嶺嶠也鎮嶺

兩涇原陳許河陽故曰四建牙旗也

約已潔身絕甘分少

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

良田五

頃慮莫及於子孫

南史王融之傳賜良田五頃舊書劉宏基傳宏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

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

厚祿萬鍾惠願霑於賓客

史記平津侯傳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後此類

事頗多

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事者

掌事見周禮

徒以元和中呂元膺

守東都李師道

舊作師古誤今改正

潛謀洛邑託以郡邸入之甲兵臣當時為

元膺賓僚值師道竊發藍衫不脫竹簡仍持因為麾兵虜其口帥

英華作明帥徐刊作元帥皆誤交賊魁乃中岳寺僧圖爭年八十餘營為史思明將俾過人見舊書呂元膺傳北當作主帥

遂以將材相許

戎統見期頡頏遐途意頡頏之纂修舊服舊服光陰荏苒意兵憊亡詩荏苒

僭侵下也亦作在再廣韻展意書孝成帝紀詔曰大轉也茲與詩荏苒采木義異

遷授頻仍意書仍師古曰仍頻也昨者分領許昌

通典許州許昌縣漢許縣獻帝意書志河陽三城節都於此魏文改曰許昌餘見前

兼臨河內意書志河陽三城節當上黨阻兵之

始意書志河陽三城節是薩童拒詔之初謂昭義劉龍拒命詳見臣

方將奮勵疲勞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指揮精銳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

之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所冀解鞍赤狄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息駕晉城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

大攘蜂蠆之羣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以雪人神之憤自前月某日

後軍聲大振賊勢稍少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衰人一其心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

士百其勇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韋府傳人百其勇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後元所遣之師被賊破擒頗為危迫

詳見史文及會昌一品集表乃矯語若此唐時風氣然也意書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燕領有相曾無定遠

陳情而精誠靡著志望一作素見違援桴之意方堅梓通作抱左傳御克

馬逸不能止官氏春秋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就木之期俄及左傳季隗曰吾二十五年忽自今

月某日疾生腹臍弊及筋骸藥劑之攻擊愈深暗用背育神祇一作理

之禱祠無益固已騰名鬼錄魏文帝觀其姓名已為鬼錄收氣人寰鮑照舞霍歸

復然無望於死灰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更起難同於仆樹

漢書昭帝紀元鳳三年春上林有柳樹枯偶自起生然臣素窺長者曾慕達人左傳聖人有明德者若

列子端木叔達人也此謂變化之端麗識死生之理豈其有

貪富貴敢冀延長但以未報國恩未誅賊黨視胃長免左傳先軫免

卻至見楚子必對弓莫彎關弓援弓彎弓並同戰國策楚思犬馬以自悲見

平公賀悼一作鐘漏之先迫魏志田豫答司馬宣王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

聖躬表悼恒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節而乏淚以流用事未詳左傳宋司馬公子

老死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節而乏淚以流印握節以死無淚字非所用

也伏殺而無血可略

晉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注曰面汚血曰略左傳作嘔杜注嘔吐也蓋略血為嘔

臣某

中謝

其行營二軍已舉牒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官某懷

州留務差某官某訖

河陽兼領懷州刺史故分差留務

竝皆授之方略

漢書趙充國傳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各有司存

見論語後正義曰執過豆行事之禮則有所主者竊計一作至存焉故司存二字古人習用非以有司二字連也

旬日必無

逗撓

漢書韓安國傳廷尉當王恢逗撓當斬注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

忠武統帥之時

詳陳許

紫殿承恩

三輔黃圖武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備徽以玉飾之

彤庭入對躬

瞻堯日

見親沐舜風

禮記舜作五紘之琴以歌南風家語曰南風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睹陛下神武之姿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即北蕃小寇謂同東土微

妖一作戎

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汗陛下之鈇鑕

公羊傳子家駒曰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

死註曰鈇鑕腰斬之罪更記項羽本紀陳餘遺章邯書執與身伏鈇鑕索隱曰質並槌也

伏願時推明略

魏志武帝紀評曰光

聞虞圖

類延之詩

內則收德裕

李德裕詳太尉衛公序

讓夷

舊唐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新書宰相表會昌二年

七月尚書左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書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新書宰相裴會昌二年二月以淮南節度使李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鉉

舊書崔鉉字台碩博陵人新書宰相裴會昌三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嘉謨外則任彦佐舊書

武宗紀會昌二年九月以徐泗節度使李彥佐為澤潞西南面招討使元達新書王元逵傳元逵襲成德軍節度使李彥佐為澤潞西南面招討使宰

舊書紀以陳許節度使王元逵新書到河東授河太原節度使充潞府北面招討使宰充澤潞南面招討使元逵當其東北河則正北然紀文不書河為招討也

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祖宗然後瘞王勒成漢書武帝天漢三年泰山修新論修封泰山瘞王代宗班固鑲金垂烈

東都賦對岱勒成儀炳于世宗鑲金垂烈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聖賢鑲金版而鑄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杓杓子曰鄒魯有玉匱記金版經授此似用封禪金繩王檢或鑄鼎鐘以紀功烈如後漢書鄧后紀勒勳金石據之罔極之義非直用金版也

臣雖百死後漢書第五倫傳死曰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復何恨焉臣精爽已虧左傳心之精言

辭失次送亂失次也字屢見氣無復續蒙以續而莫勝見安平公遺表口不能言飯用貝

而何益禮記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穀梁傳貝玉曰舍故國一作園千里明君萬年永將徐列本覆

載之恩長入幽冥之路後漢書馮衍傳歎曰殘魂不昧雖溫序之思歸修道德於幽冥之路

楚月之悲羊主卷一

後漢書獨行進退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荀宇所拘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道從事主忠持疑歸驗光武情之賜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服竟為郡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枯骨有知遇杜回而必亢見下迴望

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齒室焉昭一作代哀號不能無任荒懷攀戀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英華不載

此七字一

按舊書志親王愷我曰元帥雖每可通稱然氣賦必不可稱也英華作明師疑明帥之形近而說但字無証據不如闕疑

為王侍御瓊謝宣帛并賻贈表瓊王茂元子也茂元傳不附載隴西郡君條女文云七女五男此當

其長也

草士臣瓊言今月某日某官昌述此當即後之昌南州某官任疇等至奉將聖

旨以臣父某官某亡歿賜帛臣等并賻贈臣亡父布帛二百疋米

粟二百石者大夜銜輝廣信碑文爰在盛年先從大夜窮泉漏澤潘岳哀求逝文以隕

以越終哀且榮臣某中謝臣先臣某託體元侯元侯謂樓曜後漢書盧芳傳疏曰臣芳過託先

帝遣策名任子左傳策名委質漢書王吉傳吉言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幸多驕驁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象賢傳劍

惟稽古崇德餘力攻書歷七朝而在公
七朝德順憲
秉一道而非墜

將帥之任備文武二道
氣興赤狄兵聚晉城先臣受律一作敵
臨戎忘家狗

衆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士卒均食漢書李廣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
罔愧於

前修法夫前修
廊廡散金漢書霍光傳光為大將軍賜金千斤陳廡廡下軍士過輒令財取為用財與義同
遠齊於舊說

上憑王略王略猶言廟略
下振軍威旬月之間慶捷相繼竝親桴三鼓官大司

馬中軍以鼓令鼓鼓人皆三鼓後吳越春秋孫子試戰三鼓為戰形戰國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此所用也又尉繚子勸率令曰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

三鼓同而將帥伯其心一也唐六典軍鼓之制有三一躬運九章
九章一曰舉日章

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麟章則載

食而如臣弟兄皆冒矢石
左傳荀偃士句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
漢書信傳令其裨將各血

火赴湯
豈意奇功垂立大願莫從傳食失時漢書信傳令其裨將各血

成疾見上
奄至凋落長違盛明此皆由臣等抱矜既深就養無素

禮記左右遂延家難詩素堪仰測宸襟尚一作偷生於晷刻晷日景亦何

顏於天地伏惟皇帝陛下悼深撫晉書劉毅傳還向衛左僕射年七十告

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悲軫聞輶禮記聽鼓鼙之聲降

憫用一作惻於上公也司馬主天司宰主土司徒主人昔魏優死事止分食

邑之餘魏志注公令曰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吾獨竊大賞戶邑三萬今分漢養

孤兒但有羽林之聚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方於今日彼

一作媿推恩叫號失容戴履無所左傳晉大夫三拜稽首軍前結草必

自於幽靈左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類

蹟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石上生一作松敢忘於遺訓烈士傳千

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一松敢忘於遺訓將其耶為

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爾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

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及君覺

殷千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歸南山之松不得劍思於屋柱中得之晉君
夢一人對廣三寸辭欲報銓君覺講求甚急乃逃朱與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以
奉晉君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夜跳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
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三王泉後孝子傳亦作晉君列異傳搜神記作
楚王晉廣三寸搜神記作晉君廣尺又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晉君列異傳搜神記作
為之報銓孝子傳曰晉君尺名赤鼻是直以晉君尺為人名矣餘皆大同小異耳庾子
山集檣前鑿柱即取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劍與此正合蓋古人用事既取
一義不旁顧而避忌也惟一作澆字不合或係字誤或別有所本未能全考無任感
恩荒殞之至

為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文苑英華原注武宗舊書志懷州屬河北道徐曰李中丞不知其名據表所云蓋嘗使吐

蕃而還乃拜懷州之命者考舊書紀傳會昌二年十月吐蕃贊普卒十二
月遣使論蕃熟入朝告哀詔將作少監李璟入蕃祭弔表云三時而還則
還期當在三年之深秋時方命陳許節度使王宰討澤潞與潞潞逆孽許
由全師之語通相符合李中丞蓋即其人也或以為李師偃則紀書其往
回鷄鳥介可汗牙宣慰乃鳥介已入塞近在天德軍何言萬里以遙昆夷
乃西戎不得以斥回鶻時劉從諫尚存皆與表語抵牾李中丞之為李璟
無疑矣徐氏之說甚是余又參以通鑑校之也通鑑會昌三年九月李
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不若遂置孟州其懷州
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大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
遂為重鎮新書方鎮表會昌三年復置河陽節度徙治孟州四年增領

州此表正別置刺史時也蓋河陽節度舊以懷州為治所而實居河陽其懷州則令判官攝之耳先是懷州領九縣河陽縣屬焉後以河陽五縣割屬河陽三城使非懷州所屬故德裕請昇河陽縣為孟州而懷州別置刺史也懷孟澤合為節度號河陽故自後每稱懷孟節度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者天旨下臨星言東轅

言鳳 卽以今月某日到任上訖臣某 中謝 臣聞漢分刺舉之條三

河最重 更記田仁傳使舉刺三河正義曰遺周 制郊圻之數二宅惟均

二宅謂鎬京洛邑也洛誥公既定宅畢命申畫郊圻成周之邑事也此因懷州近東部故引之舊作唐制而徐氏即引唐時兩畿採訪使誤矣故直改之 況蘇公

舊田 蘇公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懷侯故邑

太行會險 太行會險

在申畫之時

素為清地語翕張之勢實

一作號

曰要區

老子將欲歛之必固張之淮南子用兵之道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

寇敵一作翕此謂近東都為清地近澤路為用兵要區

自河上置

一作致

軍以幕中分理

所謂以判官攝事也

地雖

密邇

左傳以陳蔡之密邇于楚

事異躬親

諡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

帝陛下

會昌二年所上尊號

神以運機聖而制變

將鎮頑梗更務恢張

重甫說三都府序

務恢張其文

由是開三壘之新規模復數朝之故事

三壘即河陽三城通典後魏太和十三年築北城東魏元象元年築南城及中渾城是為三城河陽三城記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渾城水環四周表裏一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

將節

漢書韓信傳蕭何曰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重加廉郡之雄

蕭瑒指河陽節度河陽縣升為孟州則當

有刺史而節度自領之故云

皂蓋朱

車令二千石車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應劭曰車

各有為州之貴

同音甫元反後漢書張芝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轎

耳反出所以為之蕭昇駢語泥也駁以龜為之或用革輒與轉

州別置

遠徵三紀

世變風移

間有兩人陶某以吏理當材

刺史也

鄭某

吏理即

以名家正授

趙氏金石錄唐懷州刺史陶大舉碑開元八年姚崇撰徐嶠之正書

授舊鄭餘慶傳弟濟南官至主客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當即此所云

也第唐三紀不可得豈不

清塵不遠

楚詞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心拘耶抑別有賢守耶

餘烈猶存頌條之寄繼組為難

說文組

若臣者品以勳昇官由賞達

徒慕益恭之美

注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

之恩

見為京兆公賀郊裝李中丞當是西平之過獎在朝承乏充使

將聖代懷柔之德率昆

一作

夷畏慕之心

日昆夷西戎也

萬里以遙

三時而復副介不離於疾故

一作痼疾誤讀耳非有大故非疾也

者九人疑其本用物

少從

舊作人從一作故人皆誤

免

惟雋作難似當從

於凋零

楊少從見

故說文雅古通用離傳師古曰漢時調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文必用此從作平音亦可舊本皆非竟為改定敢矜跋涉之勞自

被生成之賜豈期皇帝陛下謂能專對遽委牧人仍其栢署之雄

出使例加御史中丞今

賜以竹符之重

見遂使霍氏固辭之第

為刺史亦兼之餘見治第令親之對曰句建雙旌徐曰節度領刺史乃有雙旌諸州不與焉儲光義詩奴不減無以家為也早建雙旌今之太守古諸侯出入雙旌垂七旒通用為太守之

故事矣按唐自中葉後刺史多典兵詳前于公必大之門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

表懷州別置刺史時方用兵宜有雙旌也父子公其間門壞父老

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

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求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更屯五馬漢樂府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白帖刺史五馬注曰使君是專據此詩也更齊閑覽謂太

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子子千旗在凌之郡紫絲組之良馬五之周時州長

建旗漢太守視之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潘子武

詩語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

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美稱蓋詩良馬四之五之六之毛傳以御

言鄭箋以見之數言非數馬也漢郡守又非周州長也他書引漢官儀云太守駟馬行

部加一馬故稱五馬然漢官儀本文不見凡諸轉引者於唐初頻書皆無之恐不足信

據許彥周詩話云前草楊劉李宋最號知辭事豈不知漢官儀注而疑之耶此語曉然

矣今考後漢書晉書與眼志宋書禮志凡所云中二千石以上駕二右驂者以右驂為

駕二非駕二外又有右驂則潘氏之說亦必非也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

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駟傳朱質臣

傳拜會稽太守長安校吏乘駟馬車來迎賈臣遂乘傳去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

駟如今州牧刺史矣鮑宣傳還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

依典制是謂不循舊典駕駟也後漢書志曰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晉志亦云赤帷裝

駟騎導從後漢志又曰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設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

晉宋志皆同其云法出者可與鮑宣傳法為同義凡此皆駕四之証而無駕五也推宋

書志引還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愚竊據此謂

諸侯駕五漢之制史猶諸侯故美其駕五馬於義或可合也宋志又云江左以來相承

無六駕四而已後漢書志注中亦引王度記而直曰諸侯駕四所引他書賢無所象亦無駕五者於是駕五之文漸隱茲詳列之以備一說實則據漢詩足矣賢無所象

分可自量入祖廟而歎驚祖謂李瞻父堂而益懼意者考作室既底法厥子通弗肯堂矧肯構其父未可況潞潞逆孽許出全師作繁又作發非此州兵橫制賊境兼聲

勢之任有資扉之須一作須非左傳曰若出于陳謹當懋舉詔書聽

求人瘼詩小雅傳瘼病也後漢書循吏傳廣求民瘼思理行之第一誠媿昔賢使記賈誼傳文帝

平為天下第一漢書張敞傳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奉忠孝於在三亦惟先訓晉書樂共子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苟懋素誓則有神明伏遠雲天已逾旬朔魏志鍾會傳

獻封人富壽之祝未卜其時見為汝南公賀懸子牟江海之思

莫知其極莊子中山公子牟身在江海之上心居無任感恩攀戀闕庭之至

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英華原注武宗會昌五年舊書武宗紀會昌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宰臣李德裕杜棕

李讓夷崔鉉太常卿孫簡等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

神德明道皇帝孫曰英華載冊文及此表皆有大孝字蓋舊紀遺脫耳職

官志京兆河南太原各置尹一員按盧尹為盧貞見白香山集香山七老會貞與秘書狄兼暮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唐詩紀事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為河南尹而七老會中又有盧貞亦作真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八十三不可誤合為一人也餘詳年譜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知宰臣某等奉上尊號以光洪休耀

列聖之睿圖表三宮之慈義

集作訓

舊書后妃傳憲宗懿安皇后尊為太皇太后后居與慶官穆宗恭僖皇后尊為皇太后

居義安殿貞獻皇后尊為皇太后始大內文宗時號三宮太后武宗即位供養彌謹貞獻徙居積慶殿

凡在生物孰不歡心臣某

中賀

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廣獲善言日者必詠德於大明

禮記

大明生于東

然後物仰元穹人知景曜

後漢書鄧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注聖德頌以敷宣景曜班固答賓戲含景曜吐英精曜

同耀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

皇帝陛下體天垂蔭法日輪

一作輝

宏上德以續我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詩續我祖

考啓下武而膺運

詩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

塊風條

英華作雨順風調誤

時推順適

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太平之時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披鳴一作搖散一作

被苗螟葉蟻坐致消亡

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傳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陸氏釋文螣亦作童徒得反說文作蟊

是以銀甕石碑

見為汝南公賀元日御殿表

非煙浪井

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粉紛蕭索綸國是謂卿雲卿雲見喜

氣也正義曰卿音慶瑞應圖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典略浪井不鑿自成

神而告瑞

史不絕書

左傳女叔侯曰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且獯鬻為災

漢書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居於北邊

周秦之策

見漢陽公陳情表

金行火運不

絕於侵陵

書盡黃帝曰白者金色國之行也漢書高帝紀黃帝承堯運斷蛇著符英幟上赤協于火德

瀚海陰山幾渝於

約誓

漢書匈奴傳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又郎中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其苑囿也

而敢乘衰運

來犯昌朝

漢書匈奴傳

陛下乃赫以天威

左傳天威不遠咫尺

授之宏略

想宏

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賁主來還滅大邦之仇讐

詩盡爾殲

仇攬累聖之忿憤

班固封燕然山銘將上以攬高文之宿憤舊書紀會昌元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遣使告難言本國為黠戛斯所攻破敵今奉

太和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雲上表借天德城以安公主仍乞糧餉牛羊供給三年二月劉河還石雄襲其牙帳大敗之烏介可汗被創而走迎得太和公主至雲州是日

御宣政殿百寮稱賀餘備

及晉陽遂帥代馬新歸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

詳李貽孫上李相公啓

唐詩每言代馬注謂代郡之邑典略曰代馬陰之精

陛下又濟發宸襟委諸廟畫謂委任浹辰而前

軍就路注傳浹辰之間注逾月而元惡膏磔見後陽靜豐沛之遺疆舊唐書

沛邑中陽一作唐之故俗詩序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受深恩遺德而用

神堯皇帝太製封唐國公由太原起義兵而有天下故云舊唐紀李石傳初劉河破迴

鶻雷三千人成頰水及討澤潞王逢軍榆社誅兵少詔李石以太原之卒赴之石乃割

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十二月二十八日軍至太原舊例發

軍人二繼石以支計不足人給一疋便催上路不候過歲軍情不悅都頭楊弁激士卒

為亂四年春正月乙酉朔遂幸石王于河東唐書使呂義忠謂潞州劉從

收復之生擒升靈斬其亂卒百餘稱賀併互詳為李詒孫啓最爾潞子謂潞州劉從

國後漢書郡國志注上黨記復生孽童劉脫線冀恩邀求止樞拒詔拒不肯

日路渴漳也餘見漢陽遺表

據九折之險

左傳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路縣東有壺口關漢書地理志

人言羊腸者每即云九

折餘互詳懷州誌上表

有五州之人舊唐書志昭義軍節度使治藪澤通逃舊唐書

天下通逃舊唐書主萃淵數舊唐書糞土租稅舊唐書更記貨殖傳計然曰貨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

流水十年國富厚舊唐書陛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舊唐書帝曰將禹惟時合鎮魏之

强藩成德王元逵出韓彭之銳將討澤潞之誦夷其巢窟去彼根株漢書

趙廣漢傳郡中盜賊聞里輕俠根株窟穴所在皆知之將許年誦清明皇之舊宮舊唐書元宗

年兼潞州別駕開元十一年正月幸復金橋之故地玉海地志金橋在上黨南二

并州潞州別改其舊宅為飛龍宮里當有童謠云聖人執節度

金橋景龍二年明會非曠歲集此丕功以上事蹟詳見李固已至化潛融事

光於玉版見汝南公元機獨運理溢於瑤編況又志切希夷老子視之

莫臨之不元日賀表道存冲漠老子太元慕遺蹤於姑射載動堯心思順請於崆

峒欲勞軒拜莊子堯見四子貌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又黃帝聞廣

問遠惟集作聖祖新書天寶二年加號元皇帝曰大聖祖唐會要載佇神孫

俾異法皆祛多門就掩後漢多門麟殿正元之座麟殿也如舊書

信楚道士請薦於麟德殿武宗會昌元年道士鳳書招黃老之徒石虎詔書以

趙歸真等於三殿造九天道場諸事備載舊紀五色紙街木鳳皇口中乘下端門武宗時有嵩山道士劉元靖與道士趙歸真羅浮

道士鄧元起等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排毀釋氏

吾非中國之教氣聚生靈直降去帝廟億之五年春正月勅造靈仙臺于南郊
其遂與元起元靖排毀釋氏而折寺之諸行焉凡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
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勅大秦穆護祇二
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皆見舊唐紀武德馬切讀若斯新書藝文志破胡集一卷
注曰會昌沙汰佛法詔勅將以休有萬齡一作實臨茲兆衆使咸踐壽昌之域俱游

富庶之鄉巍乎煥乎盛矣美美矣故得人祇協欲華夏均懷願加尊

顯之稱以報財成之美易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宰臣等果能陳大義允建鴻名

相如對禪文前魏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德湯咸有一德咎繇謨禹克讚

績一作九功漢書百官公卿表咎繇作士師古曰咎音皋繇音弋跡反述盡善於王猷王猷標具

美於帝籙陸機漢高祖功臣圖贊美高祖飛名帝錄注曰孔子曰五帝南山稱壽

壽如南山之北辰降光荆州皇占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永於徐

壽不壽不崩無極之年汲冢周書道天莫如無極長奉上清之號玉清太清上清習見

投龍文武宗自稱承道總元昭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

明三光弟子南獻炎上真人

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

見賀德

雖悲千里之遙側

一作測

管窺天

見後上集賢相

公且慶百生

一作年

之幸無任徘徊望闕蹈舞踴躍之至

為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榮陽公鄭亞也新書宰相世系表鄭當時漢大司農居榮陽又曰榮陽鄭氏鄭少卿少卿

生穆穆生亞舊書宣宗起大中元年二月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治桂州蔡襄山從亞

赴桂州為軍書記非判官辨詳年譜

臣某言臣奉違禁掖祗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

見屢懼曠宣風之寄

漢書王霸傳宣布節令百姓鄉化又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使奏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還好事者令依此篇之辭寄而豫之深刺史以班宣為職故每曰宣

風見兖州

柔轡載揚於求路

柔德歸子賦

輕舸

一作船

利濟於大川

河廣會

不容刀錢曰狹小船曰刀釋交刀如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

臣系承儒訓生屬昌期

初掛弁

聖聖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疏曰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

即親筐篚

禮記入學政德孫其業也雖曰學士入學之時大骨之官先擊鼓以召之既生發其篚篋以出其書應珠

百一詩文章不經國僅篋無尺書南史劉苞
傳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綴篋盈滿
嘉樹無忘於封殖左傳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

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青檀不落於寇偷世說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翠偷入共室王徐曰

偷兒青檀我家舊物可特置之舊書
鄭敗傳曾祖郊祖穆竝登進士第
再擢詞科一登冊府謂秘書省穆天子傳天子北征東還乃循

黑水至于羣玉之山四轅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舊書鄭敗傳父亞元和十五年擢進
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

徂遷歲律浮汎軍裝楊雄甘泉賦振殷駘而軍裝傲傳亞為李德裕浙西從事累屬家親人多忌嫉久之不調
忽影華纓

鮑照詩仕
子影華纓
俄列通籍極望郎於南省筆文類聚山濤啟事曰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陸游筆記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

官之南故
謂之南省
備給事於左曹漢書楊敞傳子惲名顯朝廷擢為左曹徐曰左曹謂門下省沈休期曰考功員外拜給事中詩云南省推丹地

東曹拜瑣闥東曹郎左曹
也互詳安平公謝除表
中間帖臺綱嚴維亞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

大夫給事中
通典侍御史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雄劇
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痴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如痴

被雜端佐中丞大夫以給
庶事故曰帖堂臺綱也
分修國史舊書紀會昌元年李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錄所載吉甫不善之迹鄭亞希首削之三年十

月宰相監修國史李紳兵部郎中史館修撰判
館事鄭亞進重修憲宗實錄四十卷頗賜有差
旋值孽童拒詔集作名狂虜亂

述云
狂虜亂

華此謂党項副中憲以急宣中憲謂中丞李回不華海佐維城而遙護按

本作微臣英華作威城皆必不可通細思方知為維督晉民遷延之役左傳諸侯

晉侯伐秦至于櫟林乃命絕戎人偵邏之姦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

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絕戎人偵邏之姦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成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書李回傳會昌三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賦傷荒遠告王命急宣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華此謂党項

城之誤用詩宗子維城以指究王岐也故直改定

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此指位充王唐人

見安平公

中憲謂中丞李回不華海

督晉民遷延之役

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成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書李回傳會昌三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佐維城而遙護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華

城

大

武

朝

党

訟

此

此

見

謝

副中憲以急宣

督晉民遷延之役

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成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書李回傳會昌三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中憲謂中丞李回不華海

督晉民遷延之役

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成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書李回傳會昌三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佐維城而遙護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華

城

大

武

朝

党

訟

此

此

見

謝

副中憲以急宣

督晉民遷延之役

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成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書李回傳會昌三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中憲謂中丞李回不華海

督晉民遷延之役

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成皆領

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書李回傳會昌三年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武宗懼陰附河朔三鎮命回使河朔魏博何去敬鎮冀王元逵皆囊鞬郊迎回喻以

朝旨僞從從命通建會昌三年十月党項寇鹽州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

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

訟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副使史

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使諭河朔亞亦從行觀

此數語可見六鎮通鑑注云蓋夏武運原振武邠寧也敢伐善以攘羶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其

佐維城而遙護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之大夫從

尙書令會同壇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叨賜再麾謂觀察桂管得賜雙旌也詳侯陽陳情表
首南服以稱藩控西

原而遏寇舊式遏寇盧新書志嶺南道諸蠻州中有西原州隸安南都護府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區桂之西其地西接南詔自天寶初以後屢為寇害

敬宗時黃氏儂氏據州十八侵掠諸州嶺南節度常以兵五百戍潯州不能制太和中討平之贊云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寇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援此句指戍

兵**塞帷廉部**後漢書賈琮傳舊典傳車懸芻蕘亦帷裳琮猶恐陸於斯文橫言

梁令軍南史垣崇祖曰曹振曹丕上馬橫梁下馬談論
實致憂於不武左傳荀息曰城小雖期竭力而固勝之不武

終懼敗官左傳合以敗官為懼
況俗雜華夷地兼縣道漢書文帝紀有司請令縣道云又百官公卿表縣大夫率方百

里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文身椎髻漸尉佗南越之餘**後漢書志粵地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陸賈傳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餘詳後

尉佗魁結箕踞見賈餘詳後**鼓鳴鐘傳士燮交州之態**吳志士燮傳

為交趾太守弟壹合浦太守鄒九夷太守武海南太守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磐笳簫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鄒于**網疎則魚漏**漢書酷吏傳德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繩急則鱗鱗說文府廩也

鄒反**網疎則魚漏**魚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繩急則鱗鱗見影與奔沈約詩驚鷹去不息
欲經緯以合宜經緯取經緯之義以言經略也
顧章絃而

匪易韓子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伏願陛下務修儉德惟懷求圖廣扇廉

風沈約碑拾翠採珠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漢書南粵王傳獻生翠四十雙王章傳

妻子徙合浦采不勤異物書不貴異物賤驅犀逐一作象用示深仁新

志嶺南道厥貢孔翠犀象始於問俗之時便獲稱君之美禮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

能揚君美臣亦當求規水薤見濮陽公取戒脂膏後漢書孔奮為姑臧長力行

以顯其功自謂徒益冀少息於疲一作黎庶免拘於司敗一作三梁路阻

苦辛耳詩集孔雀詠舊註引尋陽記廬山上三石梁誤甚九嶠封英華遙氣簡文密七雁經

南野縣有大廐山九嶠嶠以通廣州城漢之南野縣晉為南康唐之虔州南康郡也浮江過一作楚澤之萍漢江中

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可剖而食

之吉祥也惟獨者為能獲焉昔昔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

之甜如蜜望國隔番禺之桂山海經桂林八遐思白鳥鎮鵬音於周園

此是應也望國隔番禺之桂樹在番禺東遐思白鳥鎮鵬音於周園

之中王在還園遠羨仙冀永固本於堯階之上見濮陽公無任感恩

白鳥驚鴻

謝上表

無任感恩

望闕結戀屏營之至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此爲鄭亞賀破奚寇也徐氏以爲當作洪陽而引會昌時破回鶻那頡頏事

謬甚新書奚傳奚亦東胡種居無旱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瀋陽郡兵有五郡部一侯斤主之其國西距回鶻牙三千里多依土設其本貞元元和太和之世屢朝獻亦時陰結回鶻室韋犯邊大中元年北都南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會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京師即此文所敘也亦見宣宗紀張仲武傳而舊書紀傳皆失載惟回鶻傳云烏介敗走東北託附室韋諸回鶻敬烏介立其弟特勒過捻復有衆五千以上其食用糴羊皆取結于奚王石舍郎大中元年春張仲武大破奚衆迴鶻無所取給日有耗散此數語亦可引証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

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郎

徐列本誤作耶所管外綾石舍郎新書同

傳又云太和末大首領匿舍朗來朝蓋取音之相近無定字此匿郎即匿舍朗也殺戮

傳云禽會渠當即擒匿舍朗而盡戮其人故曰除所管外文中蒙尙一聯指此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

下面皮一百具

按國策史記燕政自皮面索隱曰以刀刺其面皮或注曰去面之皮

耳二百隻

詩傳鹹獲也殺而獻其左耳曰獻

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疊

班固封燕然山銘振大漢之天聲

廟略遐宣

晉書羊祜傳語曰外揚王化內經廟略

白虜獲於寧臺

晉書苻堅傳堅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

此又素人呼鮮卑為白虜戰國策樂毅報燕昭王書曰齊器設於寧臺

赤夷俘於燕路

東夷九種有赤夷詳柳州韓上表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

牛酒口至以饗士大夫醇兵北首燕路

臣某

中賀

臣竊窺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

漢書

丙吉傳吉見謂憂邊思職

清宵輟寐

漢書文帝紀詔曰間者累年匈奴拉暴邊境多殺吏民今朕與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惻不安朕似尚有與

再將軍出塞白首言歸

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書請超曰敢願死句超餘年書奏後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至洛陽病遂加卒餘

見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

左傳趙孟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竟困塞郊之柝

塞郊

俗云邊郊也然則宣作寒如額況啓有云邊特息獨寒標沉聲此或刊刻小誤

那停絕漠

一作漠之烽漢書武帝

絕幕臣頌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猶欲敘烈旂

常

見漢陽

告功

見詩皇

用其豔脰請曰難能況幽朔巨都

舊宅胡方

全燕重地

晉書石勒讓王浚曰據幽都號得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

薦臻矣寇猾亂華人田讓之讓

一作

獲鮮卑莫能深入

魏志田豫傳豫字國護漁陽雍奴人也文帝初使豫持節護黑桓校尉牽招解偽并護鮮卑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恆密抑兼

井乖散強獵莫能深入乃還謂之注耳豫威振沙漠詳志傳孫曰唐初修前代之史

凡犯廟諱者一名則稱其字劉淵曰劉元海石虎曰石季龍是也二名則去其一蕭淵

明曰蕭明韓擒虎曰韓擒是也義山為文亦遵其式代宗諱豫故以田豫為思讓稱字

之例也孝敬皇帝諱宏故會昌一品集序以周宏正為周正去一之例也苟非有為而

然則古人之名固未可任意為期截矣祭彤之軍遼水惟遣相攻後漢書祭彤

總六朝時亦有取便對屬意為期截者祭彤之軍遼水惟遣相攻傳彤拜遼東

太守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招呼鮮卑其大都護偏何道使奉獻彤曰近歲以來

帝欲立功當歸聚匈奴共往歲歲相攻朝廷有細受賞賜自是邊無寇警

為患滋甚走單于偵邏之路見魏志懷駒支漏泄之姦左傳晉將執戎子

諸朝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按舊新書張仲武傳

皆言回鶻常有酋長監護奚契丹以智技實因詞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

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此會昌時事而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新書

自後回鶻餘衆尚取給于奚故此四句云然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書

張仲武范陽人會昌初為雄武軍使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李德裕因

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舊將張光朝子通習戰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乃擢兵

馬舊後即拜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同三師而肆楚三德吳子問于伍員曰

郡公舊書傳為幽州大都督開陵郡王同三師而肆楚伐楚如何對曰若為三

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微
俾五餌以間戎

漢書賈誼傳贊曰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

室遠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名幸之和樂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乘其驕惰之時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掛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壽百年又燕之無餌也非無國也夫

羣更記秦王翦擊荆兵敵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

者略踰萬計至傳公戰其手註曰抵徒手屈肘如戲形戰手科頭

文他他船藉萬計千羣坎三鼓而河流自卻

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者意者於是風惡而波罷水經注河水東過砥柱間引樓神記齊景公渡于江沈之河龜銜左驗沒之古冶子拔劍從之至砥柱之下左手持龜頭右手扶左脇燕躍龜踊

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遂用此類事然俟再考聲六校而屋瓦皆飛

漢書陳湯傳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後漢書光武紀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自使

穴

無舟掬指

有地僵尸

西京賦尸僵路

鴻

未驚紫陌之鳥前軍已蹙

北史尉遲傳世辯嗣爵周師將入郭令世辯率千騎規侯出隘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

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部因志帝水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後王聚羽微賦濟清浦而橫陣衛紫陌而並征則其名舊矣

不誤淮

山之鶴後隊仍窮

淮山謂八公山晉書謝元傳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元以精銳八千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載記苻堅與苻

融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及大敗遁還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

遂分袁尚之頭

顧後漢書袁尚與操軍戰敗遁還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

曰鄉頭顧乃行萬里遂斬首送之

仍裂蚩尤之肩髀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棄其屍曰蚩尤之屍

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丈周緡雲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關家等傳言黃帝殺蚩尤身體與處故葬之

穿廬落燼

漢書匈奴傳匈奴父子同

穿廬

同甲揚灰

渠燒帳落二十萬即奚王所管者也下乃旁及車乘牛羊

山積

雲屯大收其車乘

後漢書劉盆子傳赤眉降積穀萬石車乘牛馬

易

羊腸藩虞其角詩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柳水載澄

柳城見後漢書烏桓傳志田疇應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隋書志遼西郡柳城縣

有榆水白狼水則柳水當即指此新書志營

桑河無事

水經注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

涿鹿縣北又東南出山過廣陽縣北又東至漁陽郡奴縣西入碣溝注曰涇水又東北流在會桑乾水而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又有諸水合注桑乾水為涇水並受通稱

也二統志盧溝河本系乾英華作施而注曰疑今爰馳思必馳字之說故改正吉語漢書陳湯傳湯知鳥

河俗呼渾河亦曰小黃河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入解皇威西都賦耀皇此皆皇帝陛下功格

上元湯澤甘泉懸惟漢運膺下武見為河南授茲成算於彼當仁震肅九

園詩帝命云歡呼萬國昔艱難始為天步胡塵首起於盧龍魏志曰

郡治在平岡俗見上文新書志平州治盧龍縣人謀允若湯人謀允若靈則

昭然贊曰靈則自顯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錄一作圖洪範競三

吉之殊尤一作猷已見汝南公贊元日表又周易乾鑿度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祐英華作符

跡可考于今者也魏錄洪範借顏王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祐英華作符

也為對唐人詩文中此類極多中儒者封泰山下東方封廣文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天子上泰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又武帝紀注孟康曰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

之封焉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氣於儒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

千里陽之精上合為日徑千里周固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天蓋九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

車圓天為蓋楚辭天問奉一月之捷書惟知扑蹈一月獻萬年之壽酒則九重執轡度之

尙隔班行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

日獻萬年之玉觴互詳崇念風水於遐藩風水謂飄泊山外舊書鄭啟傳自陳曰

陽進賀正銀狀李詒孫啓也寄夢寐於宣室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為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英華原注宣宗舊書百官志凡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

關秦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聞有司告廟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報司天監李景亮奏八月六日寅時

老人星見於南極其色黃明潤大者使記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

候之南郊晉書天文志老人星著之常式玉海黃帝占云老人星一名壽星色黃明大則主

千秋節日修祠祭老人星壽星天下多賢士聖惟合德神實效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祚

總有來集非主卷一

臣集

中賀

臣聞元象示人昊穹凝命

易君子以正位凝命

曜為經而宿為紀

徐

本作緯注曰英華作紀徐曰此傳寫之誤當作宿為經而曜為緯穀梁傳列星為恆星亦曰經星禮記宿離不貸毋失經紀注二十八宿為經七曜為紀即緯也西京賦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注云五緯五星也徐說似是而非其所引禮記注見太平御覽而漢鄭氏注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穀梁傳七曜為之盈縮注曰日月五星左傳天以七紀注曰二十八宿四七漢書志凡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宮云云張衡靈憲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晉書於天文經星二十八舍十二次度數七曜分而志之蓋列曜皆經星而七曜尤其大者東方角亢北方斗牛等二十八星以星體謂之星以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又名舍度數進退遲速於此考驗所謂無失經紀也文初未有誤本作紀不作緯徐氏乃作緯而疑之辨之斯誠誤會矣則有一作常名斗挹酒而牛服箱

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或標虛號一作未若候時而出有道則彰居說說被牽牛不以服箱

五福之先舊洪範九五在三辰之列左傳三辰旂旗注曰三辰日月星也伏惟皇帝陛下昭

明老契游泳莊環徐曰晉書阮籍等傳論曰馳騁莊門排登李室一語本此按老

之語故曰老契式一作是中秋星茲上瑞況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

莊環環一作寰式

考元符乃有深意自南耀彩將宏解愠之風見漢陽公遠表近曉流光欲助

無私之日

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皇心載裕靈鑒孔昭凡

本作

居率土之

濱皆慶後天之壽

莊子後天地終而不為老雲文類聚韓終采藥詩曰閭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臣誤蒙重

寄實遠清光

漢書趙主傳對策曰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送元鷲於梁間

禮記仲秋之月元鳥歸

傷時自切

望集作

白榆於天上

晉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初學記引之以白榆為星

厥路無由賀聖恩

無任蹈舞屏營之至

授永長孺編義山文集而徐氏刊本從之有為成魏州賀瑞雲慶雲日抱戴表此表載文苑英華賀瑞雲類中其上篇商隱為汝南公賀晉星不見表此篇題下缺書人名亦竝不書前人其下篇則李嶠賀晉表蓋一類中又各以小類為次也英華有崔融為魏州成使君賀白狼表筆法正同崔融於武后聖歷中自魏州參軍入授著作佐郎故其先有代魏州之作而魏州地在河朔中葉後諸鎮擅命至文宗武宗時則何進滔父子所據魏州既為節度治所刺史乃其自領安得更有他使君哉其承上篇而誤收無疑故竟削去

又按有為柳州鄭郎中謝上表此表見文苑英華藩鎮謝官表類第二卷中其一類中又暗分刺史小類略敘時代此表之上首于邵為福建李中丞謝上表此首題下缺人名下則李曾蒲州刺史謝上表等十六首也李商隱為安平公謝除充海觀察表在上卷為安平公充州謝上表在下卷皆不相接故他書引此表句同上首作于

邵也祇因本集有紀象江太守鄭璠事此表云一紀蠻陬三提郡印惟貞苦節以奉
休辰似與紀事有相近者疑卽一人先後守象守柳故粵西文獻亦從徐刊本作義
山然柳州象州地旣異矣表雖自述清廉而云渭水之陰敝廬斯託與紀事云還長
安無家居不細合且由象州還長安非由柳州也玩其句調因麗而短勁乃中唐以
前筆法與樊南四六自異則英華雖漏人名未嘗錯簡其十六首中有于邵武州刺
史謝上表則此首卽于邵亦疑非是况可強屬之商隱哉余初因其誤繼存其疑今
則斷其必非而亦削之矣

樊南文集詳註卷一